

# 新疆內幕

徐綠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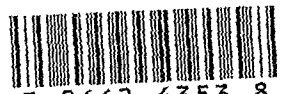
亞細亞圖書社發行

961.1129  
線

# 新疆內幕



亞洲圖書社



3 0662 6353 8

## 目 錄

### 校後記

- 一 穿過河西走廊
- 二 長征的家庭
- 三 星星峽
- 四 留在哈密
- 五 沙漠上的田畝
- 六 甜瓜葡萄之園
- 七 迪化速寫
- 八 迪化人物素描

新疆內幕

九 晚會

十 六大政策

十一 伊犁

十二 民族展覽會

十三 工廠巡禮

十四 特克斯草原

十五 奇異的午餐

十六 國境對話

十七 種馬場一瞥

十八 伊迪途中

十九 南北疆

二十 臥虎不拉溝

二十一 焉耆

二十二 鉄門關搜古

二十三 庫車

二十四 阿克蘇到喀什

二十五 香妃故里

二十六 漫談維吾爾美術

# 新疆内幕



# 校後記

三十二年四月自渝飛蘭州，經河西走廊，轉居延遊額濟納旗業  
 城遺址，雖騎駱駝，甚至宿沙漠，竟日不得一餐，掘鎖陽（一種沙  
 以充飢，但頗為有趣，不覺旅途勞頓。六月初入新疆，原擬遍遊  
 係，未能盡踐原定計劃，但歷時五閱月，自哈密，善鄯，吐魯番，達板城到迪化，更西  
 經烏蘇，精河，綏定至伊犁並深入特克斯草原，南疆沿塔克拉瑪干遍歷焉耆，庫車，輪  
 台，阿克蘇而至香妃故里——喀什。於十月中旬由迪化逕飛山城，時山城餘暑未消，而  
 塞上已嚴冬氣象矣。

返後回憶遊蹤，拉雜漫記，一部份發表于蘇鳳兄所主編之新民晚報西方夜談欄，後  
 因瑣事雜務，未能竟稿，於茲半年有餘，友好輒寄將此稿整理付梓，皆以系統散漫，  
 內容空虛，未敢率爾從事，攔置書堆，塵封又已數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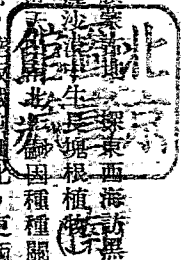
秋雨纏綿，病體初癒，偶赴仁濟醫院磅稱體重，竟較初自西城返時減輕二十磅，殊  
 為愕然，因憶及新疆之甜瓜，葡萄，羊肉馬乳，與乎大好之陽光，不禁眷念前遊，因翻  
 閱舊記，略事校理，頗想重作西城照壯遊也。

現新省人事已更，盛晉康氏內調長農林部，以其十餘年治理邊政之勞蹟觀之，異日

新疆內幕

五

R3141  
689.67  
948  
2



06583



新疆內幕

六

農林大計，定有可觀。新任新省主席吳禮卿氏二十九年西藏遂賴喇嘛坐床大典時曾親往拉薩主持，當時記者亦曾追隨同行，吳禮公德高年劬，謙和仁愛，主政邊省，誠有如大公報所稱「一團和氣」之象也。

本書所記，雖有若干部份已失時效，但於大體無礙。再者，本稿原名「西城獵影記」，但獵影一事，鄴從未述及，多半在介紹新疆之風土人情，內省人士，有目新疆為一神秘地方者，此稿所記，或可估為一般留心新疆人士之消遣讀物。因世有以「某某內幕」為書名者，故亦以「新疆內幕」名之。是為記。

三十四年十月一日



## 一，穿過河西走廊

四月的天氣，在西北的春寒還有些刺骨，我們在蘭州的短短的滯留中準備了簡單的禦寒行裝。於是開始作穿過河西走廊的旅行。

在開發西北的呼聲中往西北窺外旅行。觀光，考察和工作的人很多，我在西北公路局何競武局長的宴席上便題到帝國當代的鐵道權威馮鴻勳先生，也將參加羅志希先生領導的「西北建設考察團」到新疆去，建築工程權威陶桂林先生是已經在西北觀光了一番的，西北公路局的裘維瑩先生也不久將派駐哈密負責主持西北公路局哈密辦事處的業務，還有隴海路工程局副局長吳必治先生也首途去新疆，察勘通過大戈壁，經玉門關通南疆以達印度西北端的公路之線。（吳工程師將有一番驚人的艱苦旅行，以後我要述及的。）另外，我又遇到幾位正要出發往窺外去的同路人，他們是陝西西北大學和西北學院的教授，一位是地理系主任殷伯西教授，一位是電機系主任余塞陸教授，一位是歷史系主任黃文弼教授一位是航空工程系主任羅明燭教授，他們都是預備到酒泉參加「國父實業計劃考察團」去的，後來我們在額濟納旗的旅行中始終在一起，並且還有其他好幾位團員。那是一次非常有意義的旅行，在我的生活中永遠不會忘記，我將在另外一篇專記裏記述它。

承西北公路局給我們很多的方便，只短短的四天工夫，我們便從蘭州經過永登，武威，張掖，到達了酒泉，在酒泉有差不多一個月的逗留。那是河西走廊的重鎮，當年左文襄公駐節於此很久，可惜如今要覓取一點左公的遺蹟已經很難，曾經經左公修築的古酒泉也只留下一片荒涼。我在那類廢了的左公祠裏找到那曾經一度失蹤了的左公塑像——那是一座六七尺高的泥塑座像，神采奕奕如生在新疆迪化的左公祠裏也有同樣的一座。此外，便是沿途看見的寬敞的古道旁邊斷續地樹立着蒼勁的「左公柳」的雄姿，還可以令人聯想起當年左文襄的雄才大略來。

在酒泉耽擱的日子太多，我們急急地要到新疆去。適巧有一隊新疆督辦公署的移民隊東回新疆，正好結伴同行。我便和我的一個同伴汪洋若離開了酒泉，告別了同在一起旅行了兩個月的考察團的朋友們和殷勤招待我們的蘭州師範的陳增吉校長，在一個晴朗的清晨，面向着沙漠的前路樹寒外進發了。三十餘輛大卡車。浩浩蕩蕩，過玉門，安西，穿過雄偉的嘉峪關關面，望見那斷斷續續蜿蜒地殘留着的古長城的遺蹟，呼召着在這荒蕪中生長的那些陌生的眼睛。三天工夫，我們到達了星星峽。

## 二、長征的家庭

在安西的途中，我們遇到了一個偉大的長征的家庭。

「十當我們的車輻在一個小郵落邊上休息時，看見二輛在西北從未見過的獨輪手車，邊上有一個結實的漢子，和三個兒童，他們的服裝一望而知是來自東方近海的省份的，於是我和那漢子作了簡短的談話，知道他們是來自山東的一個家庭。」

「我們去年十月十三離開家鄉，經過河北山西甘肅，走到今天到了此地。」那漢子說，他多繃紋的臉上露出爽快的微笑。

「你們幾個人？全是徒步走嗎？」我好奇地問。

「我們七個人我和我們老二，婆娘，跟四個娃娃，兩個車子給孩子們輪流坐坐。」

「那真的苦了，你們幹麼來這們遠呢？」

「在家鄉不能活下去，日本鬼子佔了城，常常到鄉下來括糧食，我們種了地，都給搶去供鬼子和城裏的漢奸，我們老三早年到哈密去種菜園子，在前還有信來往，還匯點子錢接濟我們，現在變亂時候，信息不容易通，我們一核計，與其在鄉下種地供給日本鬼子還不如暫時不要這個家鄉算了，於是我們便想着去哈密，去投奔老三。這車上的娃娃還是在山河的時候生的呢，出麻子剛好不久。……：……：……」

不勝嘆服於這個偉大的家庭的長征的精神，可惜我沒有法子幫助他們更快一點到達他們老三的菜園子裏去。在河西邊馬上最是不容易看見綠油油的菜園子啊。

當我們的車輻風馳過去時，我回首望見那獨輪木車也在沙漠中緩緩前進了。

## 二，星星峽

星星峽的關卡人員辦事原是留明迅速而有禮貌，當我們到達時，一檢驗我們的證明文件，不到三分鐘就把我們的入境檢查手續辦好了，這個並不是特別優待，因為有兩個行商的旅客也跟我們一樣。

這天正是星星峽從未有過的最熱鬧的一天，車站上集中了一百多輛車。我們的一隊就有三十餘輛，每輛車上有三四十人；蘇聯又有近百輛的載運物資的卡車停在那裏，而同時，自動移民到新疆的人又有一二百人也正到達星星峽。星星峽本來有一所招待站，已經被蘇聯人和幾個長駐的機關如資委會站，中國茶葉公司代表，航委會代表，及新省軍隊官佐人員住滿了。即使在移民招待所的房子裏，也住滿了人，並且在外面也架了好幾個帳篷。我們起初實在找不到宿所，結果由資源委員會的但站長替我們設法安了兩個床在航空委員會代表S君的房間裏。

後來，警察局李所長告訴我們說，最嚴重的問題還不在住，而是在吃。如果再等一天星星峽的客人們都不走掉的話，這裏就沒有吃的了，幸好第二天大部份人都走了，同時從哈密來的西北公路局的車也帶來了不少給養。

原來星星峽這地方僅是一個險要形勢的關卡地帶，在戈壁的包圍中西聳立着星星山

，星星峽的山口形成了絕妙的天然險要關隘。附近的亂石戈壁地，不能耕種，除了必要到幾個簡單的機關外沒有一家戶。因此，全部給養要依賴着哈密。然而，這一晚，我們竟能在這裏吃到了河西走廊所不容易吃的大白菜。因此我不禁又想起那在安西遇到

的山東人的在哈密種菜園子的老弟來了（他倒是開發大西北的先行者啊）。星星峽裏的一片廣場上滿堆着即將運往蘇聯的物資，如棉花，沙之類；峽口排

列了整齊的卡車行列，誰相信這荒漠的戈壁中的星星峽會是國際轉運的重站呢。李局長但站長陪我觀光了星星峽的險峻的雄姿，我們在星星山山嶺揀拾星星石，那

是一種石英，亮晶晶如水晶，遍山皆是，月夜下閃爍着如星星，星星山和星星峽因此得名。有人把星星二字寫成「猩猩」，那是錯誤思想所使然：狹意的武斷的民族觀念以為邊塞之外皆「野人」所以一切對邊塞以外的事物都要上個大旁或虫旁，這是非常要不得的。

在星星山的高處開始感到寒上沙漠風的剛勁，我們望見夕陽在沙島中昏黃地西墜，不敢再在高處逗留。

夜裏，在這漢野邊塞的旅舍中，我訴

作居住的朋友們聽，每個人都獲得了溫情。鄰室傳來蘇聯人的高亢沈鬱的歌聲，我們之

中有一位巨君懂俄文，也是學音樂的，他說這一羣蘇聯人中有一個體格魁梧的醫生每當

### 新疆內幕

天冷了（他們的衣服都很少，他們的國家也和我們一樣的在作艱苦的抗戰，每個人都日夜縮食，過着痛苦的日子。比我們更能刻苦。）或是肚餓了，就領着全體唱歌，那歌聲有舊斯拉夫民族的沈鬱，又有一個新與國家的英勇奮鬥的氣概。

這一夜我很興奮，因為我已經到了新疆。明天就可以到達哈密了。他們告訴我也許可以趕上吃新鮮哈密瓜，呵，哈密瓜，他們誘惑人啊！中茶公司的王君是從伊犁來的，他告訴我一些那裏的情形。這一夜我整夜沒有入睡，下弦月在星星山的後面窺探着這從來淒涼的邊塞。寒風掠過星星山石的銳角發出尖銳的呼號。真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情調。

#### 四，留在哈密

經過一整天無水而亢熱的旅程，到達哈密。

一個乾燥，寂靜，平淡，黃色的多泥土的城市，市郊有綠色的田野和高大的白楊樹，靠天山的雪水來灌溉。

到達哈密以後，在西北公路辦事處洗去了身上的塵土，由袁維聲先生介紹去見哈密區行政督察專員。哈密有兩個城，一個城是漢城，一個城是回城。專員公署和縣政府在漢城裏。城裏沒有幾戶人家，城外較熱鬧。回城已經荒廢，住着幾家維族平民回王台已經敗壞不堪。附近的回王墳頗有建築之美，穹形的頂，中空，四壁用運自北京的綠釉瓷

碑砌成，裏面埋葬着阿王和他的家族。

哈密行政專員孔慶瑞先生，年輕豪爽，是一個有趣的人物，他是山東人，九一八在東北抗日撤退到西伯利亞而後到新疆來的。我們在公署的會客室裏會見，他堅留我們住在公署裏（哈密除了招待站外沒有旅館。這天招待站也幾乎住滿），我們只好答應他的盛情。公署的房屋很簡單，職員也很少，一個人要做幾個人的事，所以專員本人也很忙。吃飯時，他給我們介紹了哈密縣縣長呂春浦，呂縣長也是一位活潑而平民化的人，態度很滑稽，而且面諷也不會信他是一個縣長，像一個北方的年紀較大的學生，像一個軍隊裏辦理雜務的士兵，所以他却能做好他縣長所該做的事。他也是東北人，也是繞道西伯利亞來的抗日軍人。孔專員愛喝酒，我一向不大喝酒，尤其在人多的場合，這回因為孔專員的爽直而又殷勤的態度，又因長途的旅行能很順利的到達了哈密，所以也就多喝了幾杯；在半醉之中，談話更能投機。孔專員留我們多在哈密住幾天，事實上交通工具也不許我們馬上就走，我們便在哈密滯留了下來。

從哈密到迪化公路有南路北路兩路。都只有三四天路程，南路即天山的南面，經善鄯，中經焉耆到迪化，北路即天山的北面，由山道經奇台到迪化。北路路南較崎嶇，南路多戈壁，這時天酷熱，車輪容易爆裂，所以車輛很少。航空除中央航空公司的飛機外，還有中蘇航空公司的哈密阿拉木圖間每週二次的班機。可是中航班期不定，中蘇機一個

星期前在將到哈密的七角井附近上空因氣候不好撞在天上失事了。一直停航了幾個星期。所以我們只好等候待乘第二次的隊車到迪化，那是最有把握的。

隊車是列隊面行的，一起總有二十餘輛，其中還預備修理車：因為在戈壁上旅行，單獨一輛非常危險，中途損壞了，或是少有障礙，亦感束手無策，最大的威脅自然是水的問題，人需要水，汽車也需要水，我們從星星峽到哈密之間，全程二百多公里全係戈壁沙漠，一望無垠，有三個地點有水，可是只一個地方的水可以飲。如果一輛車拋錨在戈壁上，前無邨後無舍，水的儲藏不夠，過往的車輛也許半個月一個月不會遇到，那你們便只有坐以待斃了，關於這樣的事我們也曾遇到好幾次，但都很有趣的克服了危險，且待以後再記。

我還得說出一種有趣的事情來，你走在沙漠上，有一種氣流的幻象，遠遠看去，好像一塊湖泊，甚至像一片汪洋，當你口渴的時候，它會騙誘你上當，如果你向着他前去，你永遠也不會找到那湖泊，而在你的背後也還有一片汪洋的幻影在等你上當呢。據說當年拿破崙之失敗，便是因為追尋這水的幻影原因。這幻象的造成，自有科學的趣味。在晴朗的空曠中，遠遠地看得一片流水，有時還有樹木與建築物的倒影，景色非常美麗。我會試着將它攝影下來，但恐怕是失敗了。

我們在哈密的半個月中，是最舒適的生活着。



孔專員和呂縣長每天總抽出大部份的節暇的時間來陪我們。在菓木園子裏吃維族的烤羊肉和爬飯。是美味而有趣的，哈密瓜雖然還沒吃到，可是有的是甜杏，棗子，桃子，烤羊肉是很美術的吃法，爬飯是用羊油，羊肉，紅蘿蔔，葡萄乾和米一起煮起的飯，因為維族食用時不用箸或起而用手爬，故名爬飯。他們很驚異我能吃十幾串烤羊飯，而爬飯則不能吃下一小碗。因為太油膩了。

## 五、沙漠上的田畝

有一天，我們正在菓園中吃烤羊肉的時候，忽然風雨交下，勢甚驟急。孔專員十分憂慮，他說，哈密是不能下雨的。我很奇怪，這樣乾燥的地方，下雨何以反會引起地方長官的憂慮？當時，他沒有告訴我憂慮的原因。第二天的早晨，孔專員忽然把我的從睡夢中叫醒，問我們願不願到開上去看看。我問他爲什麼要這麼早，他說因爲昨天一夜沒有安眠。果然，鄉下一早就有人來報告山水暴發，水渠和堤岸都衝壞了，水閘也很有被衝壞的可能，現在馬上去查勘。

孔專員又邀了呂縣長，王警察局長，和鄉長，水利方面的職員同行兩部汽車，向鄉下進發，我們看見在戈壁灘上也已發了洪水，忠厚勤勞的維族農民正在搶修堤渠和橋樑，孔專員等一路慰問了這些農民，並且發動了更多的人力來做修堤的工作，幸而水閘沒

有衝毀。這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否則，哈密時農田就不堪設想了。

「——可是，種撞田的人好了。——孔專員說，我對於「撞田」這個名詞很奇怪，原來這是沿戈壁邊緣的平常不易灌溉到的田畝，面積很大，沒有人敢種他，因為除非恰巧遇上這年大雨，或山水暴發，這種「撞田」是無法生產農作物的。「全靠撞你的運氣」，所以叫做「撞田」。

新疆的地域很大，雖然有一部是沙漠和戈壁，但可耕地還是很多，不過人力異常缺乏。

哈密是新疆一個行政區中最苦最貧的一區，但他却是和內地交通的咽喉。一天一天可以看出他的重要來，一天一天可以看見他在繁榮起來。

我在哈密滯留了半個月自然沒有白費時間，孔專員在新疆，走過的地方很多很多，所以，他的豐富的經歷，幫助我草擬了以後工作行程的計劃。

## 六、甜瓜葡萄之國

吐魯番葡萄哈密瓜。標準洋岡子一朵花。——在新疆有這樣一種說法：我說明吐魯番以產好葡萄出名。哈密則產甜瓜，庫車的「洋岡子」（洋岡子即維吾爾族女子之稱）有如花一樣的美。但是，另外一個說法是指庫車的女子帽上都插有一朵花的意思。

我們不及時，在哈密沒有吃到瓜，是很抱憾的事。其實，哈密瓜倒不以哈密產的爲最美而以善鄯產的爲最好。因爲知道哈密的人一點，知道善鄯這地名的較少，所以我們只知道叫「哈密瓜」。實際說起來，新疆南部各熱帶沙地，都出產香甜可口而飽和水份的甜瓜，並不是哈密獨有的特產。

我們一到善鄯，首先就買了一個大甜瓜，和汪君揀了一顆大樹蔭下坐着，剖開就吃。瓜很老，可惜還沒有熟透，兩個人吃了好久，結果還沒有吃完，並不是因爲不好吃。其實在因瓜水多，吃了一半已經覺得腹漲了。於是，把餘下的一半送給了兩個維族的兒童。

瓜越脆，水份越多，味越香甜。以天氣越熱時在越乾燥的沙地上生產的越甜越好。善鄯便是包圍在戈壁與流沙中間的一小塊小小肥沃的綠洲。

善鄯的流沙有時可以看到奇景，這一座沙山上的流沙會旋流而下，繼而再旋流到另外一座沙山上去，這些沙山的長成，最初倚賴一些小小障礙物，多半是一株野生的檉柳，散沙隨風吹來，堆積在檉柳上，漸漸的快要掩蓋了牠，而檉柳會掙扎着再長上去，於是細沙繼續不斷的被堆積上去，由小沙丘，變成大沙丘由許多大沙丘變成一座或是連綿的沙山。那些沙山上的線條之勻整，曲線之柔和，平面和銳角之明快，波紋之和諧，真不能不嘆服大自然之精巧佈置。尤其當晨曦初這或是夕陽斜照的時候，有一種夢一般迷

茫的感覺。我幾次走到這境地，裸了身子在沙塘的，澄清的水邊，先盡性地喝了一個飽，而後縱身下躍，沈澱一下旅途疲乏的身子，躺在微溫的沙上，仰望碧空，聽沙泉與遙遠的駝鈴，真有一種「更無魂夢到人間」之感。可是，當我立起身來一望，可以發見我的身體已經破壞了大自然的精緻的佈置，我沒有法子彌補那被我破壞了的地方，我是如何對造物抱慚呵！

善鄣過去便是吐魯番。我們所經過的那個血一般紅的土山據說便是西遊記裏的火燄山。遠遠望去確有火勢熊熊之感；山下氣候燥熱無比，在烈日下你沒有辦法站留較久的。吐魯番是一塊低平的盆地，海拔以下四百呎，周圍是土山與戈壁，所以造成這樣的氣候。據說吐魯番是從來沒有下過大雨的地方，這顯然是過分的誇張，因為在我經過時，有一個晚上就飄過一點雨點。

酷熱是真的，人們在白天多半匿伏在地下室裏。傳說「一塊生麵做成的餅貼在牆壁上二十分鐘可以烤熟」。

葡萄和棉花是吐魯番的大宗出產。葡萄溝是吐魯番惟一可以消夏的勝地，那裏有澄清的流水，菓品，瓜田和豐滿的葡萄田，葡萄有幾種，長的馬蹄葡萄在高架上，葡萄田裏的葡萄是圓的，有一種小而無核的圓葡萄是吐魯番的太宗名產，葡萄乾便是這種葡萄做的。做法很簡單，當葡萄成熟以後，讓牠們自然地落下來，溫熱的沙土便是夫自然醱太

鍋爐。每家人家房頂上有一座用土塊蓋起的通風的葡萄乾晒製房；是一種很別緻的建築。

我兩次到過吐魯番，第二次是在秋天了，氣候已經不太熱。因為和兩個美國人（一係時事週報的記者懷特一係生活雜誌的攝影記者范迪五）合租了一輛卡車作南疆之遊，他們兩位一定要到吐魯番去看一看林則徐當年所發明「坎井」。

林公在雅片之戰以後，被貶到新疆，那時新疆的土著人民尚不知精耕的方法，尤以水利問題不能解決。在吐魯番一帶的肥沃土地，原可依賴天山積雪的融水灌溉，但是他們不知道引水的方法也不知道開渠的方法，林文忠公便發明了「坎井」以教民導水灌溉。我們在吐魯番的郊外就可以看到一列一列的「坎井」整齊排列在戈壁地上；遠望井欄，有如圖案裝飾。

天山上的積雪一到春天開始融流下來，流入戈壁，流入沙底，有時這些水又忽然會在一塊低地上出現。「坎井」便是從將近山麓的地方開出一條一條的溝渠以直達耕地，然後又把溝渠用泥土覆蓋起來。在每四五丈距離間留一個井孔，這井孔平時也是被覆蓋着的。這樣，如遇洪水，渠溝不易沖毀，如遇阻塞，可從井孔修理。這是一種地面下的運河，在耕地的附近，渠口設有「龍口」，即閘門，以管理水量的大小。現在，這些「坎井」在南疆各地都可以看到。可是你如果要去問當地人民關於「坎井」的歷史。他們是一點不知道的。

## 七、迪化速寫

從迪化東南郊的高地可以俯瞰迪化市的全景，最引人注意的建築物是電力廠和新疆學院。迪化是那末美麗地躺在烏魯木齊河的旁邊。

烏魯木齊是蒙古話，蒙古人和維吾爾人哈薩人以前都叫迪化做烏魯木齊，現在都知道叫迪化了。烏魯木齊的意思是善編織的人，這名字可以找尋出原始文化的痕蹟來。

迪化的主要市街是城裏的東大街，南大街，和南門外的南關，南樑。我初到迪化，汽車穿過南樑時，幾疑身在歐洲的什麼國家旅行，路上很少看到漢族同胞，多半是維吾國族人，烏茲別克族人，如俄羅斯白人（現在算是中國新疆省的歸化族人），東大街和南大街一帶正在修築柏油馬路，在我第三次到迪化時。（即從南疆回迪化。）平坦清潔的柏油馬路已完成，督辦公署門前又在修建一塊廣場了。

新疆學院在南關，相近於電力公司，是迪化最雄偉的建築。新疆女子學院則在督署的隔壁。督署的西大樓，是目前我國後方設備最好的會場。正在建築中的新疆省銀行大廈是迪化市未來的最偉大的建築物。

新疆日報館在迪化的近郊，烏魯木齊河畔。每天要出漢蒙維歸（即俄）四種文字版的日報。迪化市的公園就在它附近。公園中處一座小小的草廬，便是閱微草堂；據說一

部份閱微草堂筆稿是在那裏面寫的。這麼房子過去是招待蘇聯人公用的，現在招待「口裏」來的客人，教部顧毓琇次長衛生署金寶善署長等都曾經住在那裏過。

最近從「口裏」來的客人真多，迪化市沒有適意的旅館，（有的只是商旅的汽車棧和駱駝店。）督署準備了好幾處招待處。我們被招待住在第一招待處，那是最普通的招待處，在那裏面遇到很多認識的和不認識的朋友。教部派出考察的黎東方，盛氏私人請去的前黨史編委委員之緝竄錢海岳夫婦，新省黨部委員徐觀餘夫婦和兒女，新疆銀行監理官張宜濤及其隨員中央通訊社迪化分社長陳萬里和他的工作同志，畫家司徒喬，工程師吳必治，教育部介紹到新疆學院去的一批教員們，團體到迪化去的，如國父實業計劃考察團和西北建設考察團等都在另外兩所招待處裏，但是鍾志希先生等則住在督署的東花園裏，王東原教育長，周至柔將軍等也曾在東花園。至于興建設廳有關的大體是林繼庸廳長請去考察，觀光，或幫忙的客人，如天廚味精主人吳蘊初先生渝鑫鍊鋼廠余名鈺經理，裕豐紗廠鄭彥之廠長中央製革廠杜春宴廠長，畜牧專家顧謙吉先生，中央大學丁驥，戈定邦兩教授，和其他幾位陶磁，電力，紡織，化工等專家們，都住在建設廳裏。另外還有兩個招待處，那是招待軍事方面的人的。最近，省黨部也主辦了一個社會服務處有食堂和社會公寓，以後到迪化去的客人都可以住在社會公寓了。

到迪化的人不能一一訪問民族文化會和他們的俱樂部。最熱鬧的是維族文化會和漢

族文化會。維族文化會俱樂部經常的在放映電影和表演歌舞劇，漢族文化會經常地演出平劇，有時亦映電影；還有歸化族文化會，也經常映電影；蒙，烏，哈，柯各文化會比較沉寂，因為他們在迪化的人口較少；回文會則正在興築文化會大廈。

在新疆的任何一區一縣都有民族文化會的組織，且附屬有一個俱樂部，多半都有一架有聲電影的放映機。據新疆電影公司的負責人告訴我，全體有四十四處放映場所，可惜影片來源太缺乏。目前只能放映一些放過了多少遍的舊蘇俄宣傳影片，儘管觀眾看不懂，還是擁擠不堪。新疆的人民渴望國產片，即使一段也能激起他們的熱情。他們喜歡從電影裏看到重慶或是北平南京上海的市街，他們希望能從電影裏知道內地同胞的生活狀態，因為他們很愛慕內地同胞的生活狀態。

雖然各個民族都願意而且有機會學習國語，但是民族語言的複雜，在新疆仍就是一件麻煩但也是有趣的事。往往舉行一次會議一段演說要經過三四種翻譯。維吾爾語在新疆比較容易流行，第一因為文字簡單，第二因為哈薩，烏茲別克族，柯里克茲等族的語文都跟維吾爾語言相仿；滿，索倫，錫泊三族的同胞都差不多能道曉北平話，所以在一次紀念會上盛督辦的演說只有滿文和俄文的翻譯，蒙族在迪化市的很少，有也多半可以通曉國語。開會時蒙族代表在一列總有一個個別的翻譯。

迪化的氣候是三個十分正常的大陸氣候。雖然冬天較冷，滿市為深雪所披蓋，氣候



最低在零下四十度（我十月下旬離開迪化，那時零下九度）。春天雨量較多，晴朗時陽光真是無限的美好，儘管有時會括風，但並不激烈。北郊有妖魔山，不啻是晴雨計，他倒說：「妖魔出戴了帽子，便要下雨。」妖魔山十分低矮，可是荒漠如禿頭，灰黃色，際臨洋地爬在那裏像一個無賴漢，烏雲覆蓋了上來時，必然帶來了雨水。

迪化市在擴展着。南關郊外的荒地劃為新市區，已經有了三四百新幢房子，略具規模。我曾到那裏的一個商人家裏晚餐，主人姓高，（我們在路上相識）（天津楊柳青人是迪化市有地位的商人之一）他首先去開發新市區，在荒郊建築住宅，以為豪華，三十餘年前就從天津到迪化做買賣，辛勞所得，頗可溫飽。下麵是他告訴我的他的歷史：

——我們打楊柳青來的買賣人都發了財，真的，十來歲離開老家，一個担子，担點小小的京貨，如像縫針絲綫等等，腰裏裝了十五塊現洋（那時候還是銀洋），這樣走上路，一路上結幾個伙伴，邊走邊賣，邊賣邊用，走到蘭州，腰裏還剩五塊錢，眼看快要出關了，不得不整理一下，賣掉點貨又補充點貨，這們一鼓勁兒就出關了，那時候出關，可真是「出了嘉峪關，兩眼淚不乾，向前看，戈壁灘，向後看，鬼門關」呢。現在迪化市上的大買賣還不就是我們這幾家二三十年前挑了担子出關來的。可是到底比不上關東的大鋪子。在新疆沒有人願積居奇。誰家也搬不出大批貨出來。——

這位高掌櫃的太太是一位道地的楊柳青婦人，她給我做好幾大碗香菜。高掌櫃自己不喝酒，他殷勤地要我喝了一大杯古城燒酒。

天色蒼茫時，他替我雇了一輛六根棍送我進城去。

我很喜歡坐「六根棍」，六根棍是新疆時有的市街交通工具，他是一種四輪馬車，用六根木棍並起來，上面鋪上毯子，有的上面架上一個平圓的布棚，遠看有如西湖，船棚，牠多可以坐五六個人，沿街可以喚住搭車，有如香港的「的士」。它比大車，馬車要輕便的迅速，這是一種來自蘇聯的車輛。

在迪化市街上我們時常可以看到來自山上的蒙古人哈薩人和柯爾克茲人，他們在酷熱夏天穿著皮衣，戴着皮帽，他們很驚異我們能穿單薄的綢衣而不怕日光曬壞了皮膚。

迪化民衆教誨館裏有圖書館，收藏了不少木板的古籍，各家的集子如王陽明集，陶淵明集等等很豐富，那些書都很新，很乾淨，似乎從來沒有人翻閱過，這一次錢海岳先生幾乎每部書都搬出來翻了一下，在書裏發現好幾張晚清駐新疆的官吏的紅紙官銜名片，精箋便條等。據說這些書還是清朝的一個學官帶來的，約於近二十年來我想就從有人沒帶書到新疆去過罷？

## 八、迪化人物素描

我到迪化的第二天下午便去拜見新疆省主席兼督辦盛世才先生。在未拜見盛氏以前，我先去拜訪新疆日報社長宋念慈先生（他是剛在渝中訓團受訓畢業回去的），請他替我引見。他用電話請示，盛氏約我們在半個鐘頭以後到督署去。

走進東花園，遠遠地就看見盛氏走下石階來歡迎我們。我和江君走上握了手。盛氏十分謙和，讓我們先走，他微笑的臉上淡黃色中帶着紅潤，多縐紋，鬚髮已斑白，穿着白嗶嘰西服，褲管略嫌過長捲起了一節，履帶地方方的夏季皮鞋，行走很快，皮鞋格格作響。

在樓上的會客室坐下，一張長長的桌子，上面陳列了巧克力糖，甜瓜，葡萄，花，和蘇聯的紅樓牌上品紙烟。一坐下，盛氏便分給我們葡萄和甜瓜，他說這都是新熟的新上市的。然後一個勤務兵送來了茶水。

我們僅做了極簡單的寒暄，盛氏表示歡迎我們到新疆來工作，他願介紹新疆各有關機關供給我們參考資料。他說新疆地方很大，希望我們能有充分的時間到北疆南疆各地都走一走。他是那們直率，精幹，簡捷而謙和。他立刻打電話給省黨部黃如今書記長替我們先介紹了一下，要他趕快召集一個會，請建設廳方面，教育廳方面，政訓處方面，參謀處方面等都參加這個會。我十分感激並且興奮。

盛氏以一口純粹的遼寧語音說話，因為九一八以前我曾在東三省旋住了二年，聽

北話一點也不隔膜，而且我也學着用吉祥語音回答。盛氏談話甚快。目光隱隱中透射出炯炯的光彩，有一種因過度緊張而顯得微微疲倦的精神。在談話時間常用兩手持手帕拭拭其鼻孔。

去盛氏是一位能幹的人，整天都在工作，從極大到極微小的事無都能顧到，他的著作稱爲自寫實的，過去他有過好本爲了適應新疆的環境而寫的政論，如最近在新疆月刊發表的四月革命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其大意如此，不但可以看出盛氏的雄才與勞績，而且可以知道他是一個熱情淺薄的人。

在新疆民族革命後他推行六大政策，實行民族平等，積極建設，尤其是普通教育。在以前新疆幾乎沒有一所合格的學校，現在已有了四百所，有大學，專門，師範，中學，在遊牧區還有流通的遊牧學校，因爲師資缺乏，在貧鄉僻壤間且有旅行教師。

白爾盛氏的六大政策是適應新疆的特殊環境以實施三民主義的政策，在新疆省普遍地聽到民族學習六大政策的方法學習三民主義，通過了六大政策的實施來完成三民主義的使命。的確，這是一點也不錯的。因此，我覺得一切理論或政策的實施，必需視地方，視實際的不同而用不同的手段和方法。

也有一件事，我特別想說的，便是新疆民族語文太複雜了，似乎必需要有一種共同的語文，也難過去嘗試用拉丁化，但是最近，一切按照了中央政制之規定之新要各民族

先學國語注音字母，而後由注音字母來學國語國文；姑不論注音字母在內地各省的成績如何，但在新疆對於其他各民族（似乎可以變通一下），因為他們必需學本民族的自然語文，譬如維吾爾族的語文是一種簡單的拼音字，爲什麼不就用他們已經學得的拼音字母來學國語漢字呢？何必要他們多學一種不能直接實用的注音字母呢？

我已經寫到主題以外去了。

我第二次到東花園去會見了盛夫人和盛氏的公子女公子。盛夫人邱女士是新疆女子學院院長，她惇樸，結實，典型的北方婦女的臉和身體。她致全力於女子學院的經營，學院辦得很完善，嚴整。學生中除漢族外有維族，蒙族，烏族，歸化族，哈族，塔塔爾族等各民族的青年女子。我在吐魯番的途中遇到三個女學生，就是女子學院的學生，和她們談了二十分鐘，最後才知道她們都是蒙古人。迪化一個唱歌跳舞最著名的烏茲別克族女子叫木克他巴爾，她現在還在女子學院肄業。盛氏常和他的公子女公子打網球，他很愛他的最幼小的一个女公子，她常常替他送公示。

盛氏平時很少休閒的生活。新疆人口太少，每個人都得担当過重的事務，盛氏本人更是如此。他的私生活中沒有什麼嗜好，不抽烟，除了應酬不飲酒。在我快離開迪化之前，會看見他兩次在新修的柏油路上散步，不過這也不一定是休閒的散步啊。

一個星期天的下午，我去拜訪住在迪化市郊的邱陟明老先生。他因爲腿傷，在他正

在修建佈置中的明園修養。邱老先生是盛氏的岳丈，現任督辦公署的祕書長，他以前任屯伊犁屯墾使的時代，對於外交，武備，文化，民族問題頗多貢獻，至今伊犁各民族都很眷念着他。他有三個女兒，一個兒子，長女是現任督辦公署參謀長汪鴻藻將軍的太太，次女便是盛氏夫人，三女是現任新疆第一師的柳師長夫人，現在新疆軍隊編制已和中央劃一了，次子邱毓堯先生是塔希甘大學畢業生，現任督辦公署及中央軍校九分校政治部主任。

邱老先生是一位有毅力和創造力的人，他的「明園」可以說是迪化市擴展的先聲。他首先在市郊的戈壁地上建築起明園來，他把水引到戈壁上；辛苦經營，一二年工夫，明園已經從荒蕪的戈壁變成綠蔭成竹，茵草如氈，鳥語花香，流水潺潺的花園了。邱老先生希望迪化市區伸展到戈壁上去，只要努力，戈壁一樣可於耕種，一樣可以建造亭台樓閣。將來他願意把明園劃為公共的遊憩的場所。

邱老先生談笑時熱情瀟灑，是一位可敬愛的邊塞老將，他對青年人毫無隔膜，我們可以盡情的談論各類問題。對於每一問題他都有豐富的意見，也給了我許多寶貴的材料。他告訴我從伊犁到南疆、跨越天山冰大坂的奇觀，和伯克達天池的勝景。……

晚間，他留我吃了一頓豐美的晚餐，省黨部委員林伯雅夫婦也在座，林太太親手做了一盤廣東口味的白鷄，使我們在遙遠的邊城享受了南國的情調。邱老先生很興奮地飲

了好幾杯，「柯娜克」(蘇聯製白蘭地。)我們暢談，不知夜寒之甚；等我看見兩位女太太用毯子裹住了身體，才結束了這優美的林蔭下晚宴。

邱毓熊先生是一個富有朝氣的青年，他給我們很多工作上的幫助。他夫婦倆都非常好客，我常常在他們那鄰近軍校的小家庭裏遇到許多熟識的人。他很想到重慶走一下，他認為長時間在邊地工作的人，應該有機會到中央去。中央也應該常派人到邊地來考察。可是新疆人太少，邱先生的工作十分繁重，自然很不容易分身到「口裏」來遊歷。

中央訓練團新疆分團的成立，是新疆各級幹部最興奮的一件事。我遇到許多正在受訓的各地的縣長，副縣長和各級公務人員，他們像學生一般懷着學習的熱誠在參加受訓。清晨五點鐘就舉行升旗禮，那時(十月)迪化天氣在早晨的室外是零下十幾度，但他們一點不覺得寒冷。課程雖繁重，他們也都感到無限的興趣。

新疆分團的教育長由盛世驥先生擔任，他年紀雖輕，可是做事很慎重。他是盛督辦的弟弟。盛督辦還有一個弟弟叫世琪，也是一個英俊有為的青年，但已不幸而被政治的陰謀者所謀害了。

盛世驥先生，濃眉，大眼，中等身材，談吐十分謙虛，且顯露出一種親切的誠篤，他曾經在蘇聯留學，最近則剛從重慶中央訓練團畢業歸來。

在他快離開迪化的時候，在一個宴會上會到新疆省政府秘書劉老先生。劉老先生是

新疆鎮西（即巴里坤）人，是一位有學問有道德的老先生。花白的長髮，矮矮而結實的身材，永遠微笑的慈祥的眼睛，頗能喝幾杯酒，十分健談；他同我談到許多考古的問題，頗有見地——如他所說，香妃是夏後才運回新疆的，因為香妃的靈柩運回時曾經過他的故鄉。

在迪化，我又會見了許多在邊塞方面勞苦功高的人物，他們都用着謙和的態度，剛毅的方量在替邊民謀福利，充滿着工作的熱忱，顯然比重慶的公務員們愉快和緊張。

## 九，晚會

在新疆，你可以時常有機會參加晚會。除了什麼紀念日或特別舉行的晚會之外，各民族文化會都時常個別有晚會。在迪化，以維族文化會的晚會最多，也最受人歡迎。

我們的運氣真不壞，到迪化的第二天，正逢七七紀念日，晚上各民族文化會都舉行盛大的紀念會，並演出歌舞與戲劇。

七七的晚上，我們準備參加幾個晚會，漢族文化會演平劇，我不賢平劇，同時也看得多了，所以首先放棄看平劇。回文化會沒有什麼可看的節目；歸化族文化會有俄羅斯土風舞和話劇，但是我更注意的是維族文化會和烏茲別克族文化會和哈薩族柯爾克茲族文化會的民族歌舞。不料在維文會等了好久還未開幕，於是先到歸化族文化會去看一段



烏克蘭土風舞和一個獨幕劇。會場裏擁擠不堪，多半是白俄羅斯人。好像在世個北歐國家的水藤要館裏一樣。可是你一抬頭看見那條布標上寫的「擁護蔣委員長，紀念七七抗戰，中國國民黨萬歲」等等的俄文標語，你就會知道這是中國的新疆。

等我們回到維文會的時候，已經在開始表演了。

表演的節目很多，有單人舞，有獨唱，有團體歌舞，有抗戰歌舞，如「擁護總裁」，「打倒日本強盜」，「三民主義」，「新疆樂園」等。

以「三民主義」和「娜哈拉，烏蘇爾」最爲動人。「三民主義」是爲慶祝新疆省黨部成立而新創作的歌舞，主演人是古萊蘭姆小姐，她是迪化，也可以說是全新疆最著名的歌舞人才之一。她的姊姊康芭兒漢女士，主舞「娜哈拉，烏蘇爾」這是一齣緬族歷史舞劇中的「小節」，描寫一位古代王后獨自在宮的情形，舞姿活潑，表情動人。

「維族舞蹈的特點在手的姿態優美，頭頸的移動尤爲感人。他們用原有的民族歌舞形式，表演新思想，我覺得非常自然，原因在於他們歌舞不離開生活，在許多舞蹈中，她們或他們還得表演刺繡，田園工作，社交生活等的情形，把生活造型化，節奏化。雖然音樂和節奏比較單調點，但是那種舞蹈的方法，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後來我們又到烏茲別克文化會去。因爲在迪化的烏族人較少，所以規模沒有維文會大，我們去得較晚，已經剩了最後的兩個節目，可是我們看到了烏族在迪化最有名兩位

舞星的表演：一是莫克他貝爾小姐，一是莎綺達小姐，莫小姐纔十三歲，天真活潑，她的歌舞有動人的迅速節奏，明朗的表情和嫻熟的舞步。莎小姐則有另一種作風，豐滿，柔和，嫵媚，有白天方宮女舞師的趣味。

散會時已經午夜，我搭乘友人的馬車，在迪化的南樑穿過，從伯克達山頂吹來的夜風，驅散了白日雷戈薩香來的炎暑。

## 十，六大政策

關於新疆的政治問題，本文不想談及，（陳記濛兄的新疆烏瞰有相當詳盡的介紹，在這方面感興趣的讀者可以一讀。）但是「六大政策」這名詞是談及新疆的人都知道的，同時也是許多關心新疆的人所想了解其究竟的。「六大政策」是新新疆向着光明邁進的階石，是盛世才氏治理新疆的政治體系，我們知道了六大政策，才能了然於新疆四百萬人民，複雜的各個民族，是怎樣地在呼吸着光明快樂的氣息；目前又是怎樣地在推行着三民主義和史中央所頒行的「切抗建方案，政策，和法令」。

最近新疆在盛世才氏領導的「一二三革命」之前，曾有一個混亂黑頭的時期，那個時期，由於軍閥的專制，軍閥的貪污，軍閥的專橫，民族的仇殺，人民的愚言，造成了無邊的混亂，帝國主義遂利用此形勢以伸及侵略的觸手。如焉仲義及南疆馬木提，馬虎山等紛事變

和叛亂，都有帝國主義者的背景，尤其日本帝國主義。

自從四一二革命成功以後，馬仲英的勢力被消滅，南疆的叛亂救平。盛氏首先發出八項宣言，即（一）實行民族平等，（二）保障信教自由，（三）實施農郵救濟，（四）整理財政，（五）澄清吏治，（六）擴充教育（七）推行自治，（八）改良司法。根據八項宣言，盛氏又制定了六大政策，作為實施的基礎，這六大政策，便是「民平」（民族平等）、「反帝」、「親蘇」、「清廉」、「和平」、「建設」。

這六大政策，並不是六個口號，牠的確在全新疆切實的推行了，而且獲得了實效。我們就是跑到瀚海天山的每一個角落裏，隨便問一個任何民族的農民或牧民，他都能回答你六大政策是什麼，就像現在我們到阿山的金礦裏問一個礦夫，或到喀什的農郵中間一個農人，他可以告訴你三民主義是什麼一樣。這不奇怪，因為多年推行六大政策所收的效果，三民主義在新疆比在任何地方更迅速的推行了。

我已經說過四一二以前新疆有個黑暗混亂的時期，六大政策便是針對了都黑暗而出現的光明。

六大政策首先提出了「民平」，這是非常重要的，新疆四百萬人口中有十三個不同的民族再加上一部份流亡在新疆的白俄羅斯人，（現列為歸化族，）在軍閥官僚時代，由少數的漢族統治其他各族，因為邊地文化落後，軍閥們實行了魚肉人民的統治手段。

貪污、掠劫，以致奸淫，屠殺。在這種情形之下，人民即使不受外在勢力的唆使，也會激起民族間的仇殺行為。盛氏的「民平」政策，針對這情形而樹立起來，並立刻得到新疆十四個民族四百萬人民的歡迎。

爲了建立「民平」政策，必需揭發隱藏在少數叛亂份子背後的帝國主義的陰謀，所以，「反帝」政策，新疆的十四個民族就難免有分化離間的危險，這危險可能造成新疆領土的分別。所以「民平」和「反帝」兩政策是「和平」，「建設」兩政策的基礎。

但是，在這中間必需還有對外的「親蘇」和對內的「清廉」兩政策的執行，才能使新疆的政治得到完整的體系。翻開地圖一看，便知道新疆的西北西南的綿長的省界便是我國毗連蘇聯的國界。同時，在新疆的人文與經濟上看，在西北豐饒的遊牧區和南疆的所謂沙漠沃州，都是靠近邊界的地帶，越是向內的地方，越是荒漠的戈壁沙漠。再在歷史上，我國經由新疆和新疆本省與蘇聯的經濟商業的關係，始終是立於重要的地位。因此，即在睦鄰的這一意義上看，「親蘇」政策是十分正確的。曾經有人誤認爲新疆已經不在國旗之下，但是盛氏在發表八項宣言的時候曾喊出「永遠保持新疆是中國的領土」的一句話，那們「親蘇」政策的提出，非但不會使新疆「脫離政府」，抑且更確證盛氏「永保新疆爲國土」的決心。因爲「親蘇」是正確的「睦鄰政策」。

建立了良好的睦鄰關係，才能安心於內部的整頓和建設。而整頓內部的先決問題，便是糾正貪污的「清廉」。

新疆各級官員可以說是做到「清廉」兩個字了。有了清廉的官，才有純樸的人民，也有有力行的民風。

最後的「和平」與「建設」有連帶關係，新疆資源豐厚，糧食充足，建設起來，不僅民食民用有餘抑且對國防工業亦大有貢獻但在過去因政治之腐敗，新疆成爲多亂的據方，軍閥的殘暴。民族間的仇殺造成了新疆人民間一種好勇鬥狠的惡風所以盛氏要竭力倡導「和平」政策，因爲他知道不是人民安居樂業，決難從事於建設。只談到「建設」，在目前的新疆，自然尙未能充分的開發起來然在短的幾年中，已經有了驚人的進程。如果交通能迅速的擴展，人力能大量動員，將來必不難變沙漠爲綠洲，建設繁爲天堂。

因爲六大政策的成就，所以三民主義在新疆也能迅速地推行起來。這是非當職動員的事。在這樣一個曾經沉淪在黑暗勢力下的混亂複雜的而且地區散漫交通艱難的新疆中，爲什麼一種新的政策能這樣普遍地發生力量呢？其實這是很簡單的：我在新疆看到有真正的親民之官。盛氏的嚴厲和坦白的態度，不容許他的僚屬和各級官員有蒙上欺下的現象。我曾經看到盛氏在新疆日報經常的公告，願接收任何級，任何族，任何界的人員和老百姓的書面意見，在一個星期之內投書的人一定獲得答復，否則可再投書詢問。這類

示了一個重要的事情，便是政治領導人愈能尊重人民，就愈能獲得政治設施的力量。

## 十一，伊 罕

我決定在暑天先到伊罕，或是塔城阿山，等秋涼後始作南疆之行。起先我僱乘牛虻飛機，後來打聽得伊罕實業公司有一輛運煤的卡車在二兩天開伊罕，所以想搭這便車去；主要的是想在沿途的幾個地方都看一看，如著名的菓子溝的風景，和所謂「西方伊海」的三台海等。可是，督署葉秘書說，運煤的車有危險性，不願我們乘坐，擬另外設法車輛。適巧航空委會周至柔主任的飛機到迪，第二天疑飛伊罕，盛督辦替我們介紹，立刻取得周主任的同意；於是我們便決定以飛機行。至於沿途的景物，只好等將來回來時看一看。

翌晨，督署副官處的小車來招待處接我們，送到西南郊的飛機場。一會，周至柔副軍和石邦藩將軍及其他空軍官員十餘人先後蒞場。周將軍著空軍便服，態度謙和，上飛機後，他走進駕駛台親自駕駛；引擎一動，不久便昇空了。

機場上有一道海牆，我覺得很奇怪，一打聽才知道原來是因為塞外風大，故築牆以遮風。飛機停在場上時，亦得用繩索轉住，以免被大風所括翻。

門即遇到了很晴朗的天氣，氣流亦佳，非常平穩的越過了天山。我們看見自己對

飛機追趕過另外一隻飛機，可見我們的速度很高。

越過天山，我們便看見伊犁盆地了。伊犁盆地在新疆，即在全國也是一境最豐美的盆地。從天山下流下的融雪，流入伊犁河，灌溉着這沙漠中的肥沃的綠州；並且一直向西流，直流到蘇聯國境去。

土物豐美的伊犁，有森林，礦商，草原，畜牧，確是我們極凹的邊疆上的一個美麗而又富庶的地方。伊寧市是伊犁區的一個美麗的，充滿了異國情調的都市。從飛機上俯看伊寧的整齊的街道，路邊的平頂建築物，和白楊樹的行列，真像一幅美麗的圖案。我們在艾林派克機場降落後，乘行政專員公署的汽車到行政公署去休息。

先我們到伊犁的客入巴經很多，教育部顧次長，黎東芳先生和吳蘊初先生，杜春夢先生等好幾位，都住在專員公署裏。專員公署的房子很美麗，有很好的園子，可惜久未修葺。據說這建築原來是帝俄時代俄國道勝銀行的伊犁分行的職員宿舍，我們住的那幢房屋，是蘇聯政府建築的，在一段林蔭小徑的盡頭，屋角有鴿羣飛翔，的確是一個舒適的宿舍。

顧徐伯遠先生，是一位穩重的紳士。他穿着黑色的西服，平常喜歡戴一頂彩花的烏魯斯克小帽，不時從襟袋裏取出一把蠻大的洋剪刀修剪指甲。據說他和新疆教育院長程東白，新疆日報社長朱念慈，省黨部社會服務處主任何歌光四人，同為日本留學生而

爾爾到新疆去工作的。在到新不為的時候，某一部分人對他們有過一度政治上的認識或認識，只是他現在新疆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因為伊犁不僅是一個饒餘的盟友，而且其地地處國勢，是國際通路的大門。在過去的歷史中，駐節伊犁的官吏都很重要。

民四時代就已在伊犁設過鎮守使，設過屯墾司令。所以盛督辦決不會輕易隨便派一偉負責伊犁區的行政的。在新疆去行政督察專員的任務有點跟固地不同。他不僅僅是，實在更重責任。尤其在邊境的時候，他不僅僅管行政，而且要兼顧一部分外交的事務。准所以，這事是行政督察專員在新疆是被稱做行政長的。

我們吃過午飯，便同顧次長等到伊犁河畔去。顧次長定明天就隨周將軍的飛機回迪化轉重慶。他帶着一只柯達卡六種攝影機，有彩色影片，已經拍了不少。他還沒有去看過伊犁整河，因此我們也很高興。一到伊犁首先就到伊犁河畔去觀光。

伊犁河水流甚急，在黃土和沙層的河牀中，清涼的水流滾滾而去。像一個偉大的母親一樣，用乳汁般的水灌溉着美滿豐饒的伊犁盆地。

河畔常常可以遇到異國情調的姑娘們攜着一筐筐的蘋果在散步。也門的歌舞常為民間這些在市的遊人所吸引；她們用驚詫的眼睛歡迎我們。

## 十一，民族展覽會



伊犁是號稱做民族展覽會的地方。新疆有十四個不同的民族，在伊犁就有十二個。所謂十四民族是漢，滿，蒙，回，維，錫，哈，柯，歸，三塔（塔塔爾，塔爾其，塔吉克），加一烏（烏茲別克）。在伊犁之僅塔吉克民族人不易看到。塔吉克民族本來和塔爾其民族同族，在新疆塔吉克族人不多，僅南疆泊米爾高原通印度的最遠的一個城叫「蒲里」的地方住着較多的塔吉克族人，在喀什的街上祇可以偶然遇幾個塔吉克學生，可是不容易認出來的。

顧次長要趁留在伊犁的最後一個下午攝一點各民族歌舞的影片（當然這對我也是非常需要的）。適巧這天各族的文化會準備了一個晚會歡迎周至柔將軍等，所以在白天專員公署便先邀請了他們來到公署的園子裏表演，好利用陽光攝影。到行政公署來的單位有烏茲別克，維吾爾，哈薩克，塔爾其和塔塔爾等民族的歌舞選手們，在伊犁，烏茲別克族人較多，他們的文化會和俱樂部也較大。塔塔爾族人的歌舞選手多半是學生，正值暑假，多半隨家庭到山上避暑去了，這次很不容易招集了來；不過他們的舞蹈有點像烏克蘭土風舞，實在就是一般的交際舞，用的樂器也是吉達，曼多琳，樊華林，手風琴等。塔塔爾族人多半歐化了，除了特別搬出來他們的小帽子外，他們已經不容易再找到本族固有的文物，加以臉相大部與歐洲相似，所以塔塔爾族已經不能表示他們民族色彩了。不過，塔塔爾族人的文化水準較其他各族為高，有不少青年曾在歐洲留過學。我遇到

一位能拉樂蘇林的中學教員馬立克君，他曾在德國學習化學，他有一個親戚哈比波君是新疆日報供養分社的社長。有一天我去看馬立克君，他邀我們到他的另一個親戚法提和先生家去，法提和先生是塔爾族文化會會長，一個和愛可親的老先生，他們的家庭很美麗，像一個別墅，建築和陳設，和他們的家庭生活都像一個歐洲的富有人家。他介紹他的宋太，女兒和另外幾個他們的親戚給我們認識，招待我吃午茶，有豐盛的美味的塔爾族的點心。他的兒子會到過印度，能說很好的英語，哈比波君也能說一點英語，我們的談話多半靠他的傳譯。後來來了一位青年叫梅和，他是迪化中學的學生，剛回來結婚，他的漢文程度相當好。我希望他能到重慶去讀大學，他也說很希望。

在伊犁看到的哈薩族人的歌舞是最有趣的，他們的節奏，歌聲與舞姿完全是大自然的，放縱的，單純的，快樂的。他們一羣男女在樹林裏，在帳篷的旁邊，在馬羣羊羣的中間，得意的盡情的唱着，彈着，舞着，像一羣流浪的波西米亞人。他們的舞蹈多半摹倣自然，羊的旋轉，馬的奔跑，或是駱駝的行走，羣牛的跳躍。我從沒有看見過這樣可愛的野性的藝術生活。

伊犁的烏茲別克文化會有一位娜娜波兒女士舞藝很精。她曾在蘇聯住了很久，最近才回到祖國。她借了一個美麗的私人菓園，爲我們表演舞蹈。並邀了她的朋友們表演烏茲別克人的固有風俗和禮節。烏族的女人禮數很嚴，平常日子臉前總垂着一塊簾幕，除

了在她們最親的人前，是不能把臉孔顯露的。據說，她們的老前輩非常注意女人們的「禮教」，在路上如果遇到露臉的女子，他們會用鞭子責打。即使現在，南疆方面也還有許多女子守着這禮教，有的用一塊頭巾把臉蒙着，有的在路上偶然遇到男子的時候馬上把頭巾蒙起自己的臉，僅露出兩隻眼，等男子走過了揭開頭巾。

後來有一次，我們去訪問塔爾其族的王子阿其姆台吉的家庭後，街長告訴我們說，王子的太太的會見我們，還是她這一生第一次會見陌生的男子呢。

塔爾其族人的婚禮是非常有趣。塔族文化會特別為我們表演了許多歌舞並表演了他們古代婚禮的儀式。親戚朋友鄰人們都熱烈的參加，男的在一圈，女的在一圈，她們的表演特別表示了塔爾其婦女在裝飾尤其髮飾上的年齡分別，幼女的髮辮的增加可以計算出她們的年齡來。婚禮進行到最後，便是歌舞，有一個段必需跳的舞，由兩個男賓跳着，舞姿古樸穩健，據說現在已經很少有人會跳這種舞了。

伊犁的錫泊族人大多住在伊犁河南岸的河南縣，索倫族人多在霍爾果斯，滿族人則多在蘇道。錫索，滿同是滿族一系，他們的生活相仿，多半已漢族化，不過多半還保守着舊日的生活方式，自然也 and 內地的一些旗人一樣，比較式微了。

哈薩克，柯爾克茲，和蒙古族人，多半居住在山上和草原間，殊克斯，昭蘇一帶地方。他們雖然也有耕種的，可是大半還是以遊牧為生活。他們習慣於寒冷的氣候，喜歡

看見廣大的天空，隨時移動着他們的蒙古包。伊犁是產名馬的地方，馬身高大，還是成吉思汗時代從外蒙古移來的馬種。所以哈柯人蒙族人騎馬，矯健如飛，他們的兒童在還沒有會走路的時代就把他們縛在馬背上，跟着馬奔跑，他們會用繩索套馬，（哈柯族人善用繩索，蒙古人用數丈長的木幹玉繫繩索），或在羣馬奔騰中去選套他們所要的馬匹，好像美國電影上表演的美洲西部牧兒生活一樣。他們還有一種「刁羊」的運動，每逢宴客有喜慶的節，必需殺一隻羊，許多客人，不一定是親戚朋友，有從幾十里以外來的，以趕過路的人也都來參加狂歡，一個人攫取了羊隻騎馬奔跑，其他的人便在後面追，看誰能追奪得那隻羊回來，誰便獲得那隻羊。蒙古人喜歡飲奶酒，一種自牛羊乳中蒸溜出來奶酒，常常見到一羣人喝醉了，在馬背上東倒西斜地唱歌，但也決不會墮下馬來。他們在春秋兩季溫暖晴朗的日子或是月夜常常愛點起野火，作祭，奧堡的儀式，奧堡是一種土墩子，是有關土地風林土的宗教建築，喝酒，唱歌，舞蹈，總是盡情地狂歡。

在伊犁的近郊有許多「歸化鄉」子，住着白俄羅斯人，這是在新疆四一二革命後，蘇聯辦劃出許多地方專給他們去居住和耕種的，他們由政府供給了半機械化的農具和種子，現在都能安居樂業。伊犁歸化族文化會的主任索托夫曾邀我們到他的一個鄉子去觀覽，那鄉子叫「阿不拉汗子」，索托夫原先是一個軍人，現在督辦公署給了他一個參謀的名義。他辦事很認真，在他的小小的家庭裏，佈置得和我在哈爾濱住過的白俄人家的

屋子一樣，光線陰暗，家具古樸，牆壁上掛滿玉東西，牆角還供奉着聖母像。

在伊甯市上看起來，歸化族婦女比男子多，每天下午四五點鐘，或休假日，在街上，在公園裏，總看見三五成羣的二十歲左右的歸化族女孩子乘來往的走，他們特別喜歡艾林派克的空軍學生。（艾林派克是地名，中央空軍教導隊在那裏。）在公園裏，在吉爾格朗伊察河畔，都可以遭到穿着空軍制服的青年人偕着漂亮的白種姑娘，一同在散步，去喝皮酒，游泳。

歸化族男子多半耕地，和在工廠裏做工。而在空教隊的牛油工廠裏則有一二半歸化族的女工，都是十七八歲的姑娘。聽說不久以前牛油廠的二千個青年歸化族女工，需要求回返蘇聯去，經獲得了同意。臨啓程時離別他們的父母兄弟，曾有一個十分悲壯的場面。

漢族，除了公教人員外，多是從蘇聯撤回回國的華僑。他們大多有俄國太太，生了孩子，在新疆，這種混血的孩子叫做「二轉子」——「二轉子」都很漂亮，所以人們說一個維吾爾娶一個二轉子是一件美事，因為維吾爾男子通常都是很健美的。這些歸國的華僑有很多上海人和浙江人，他們都開着酒餐館和澡堂，還有開西服店的則以上海人爲多，他們還是一口上海土話，否則就是俄國話，可是那「二轉子」，連他們父親的上海土話也不會講的。

你散步在「民族展覽會」的伊犁市街上，真覺得非常有趣，因為這種「情詞」的確非常特殊。

## 十三、工廠巡禮

在伊犁，你問起「三老爺」這名字，連婦孺也知道。「三老爺」是伊犁維吾爾族的鉅富，八爺是維語大財主的意思。老三老爺已經去世，伊犁製革廠便是他的遺產之一，據說他的財產是多得沒法子計算的，伊犁目前有好幾個新的「八爺」，過去都曾經是「出八爺手底下的人。一山八爺家的馬羣羊羣是不可勝數的，一次放牧在精河的四十隻羊忽然被襲來的大風雪所掩埋，這損失在一山八爺竟也一點沒有感覺。現在一山八爺的財產由他的兩個兒子承繼，大的一個兒子似乎沒有次子精幹，人們只知道塔拉特這名字，很少人曉得塔拉特還有一個哥哥。

我在塔拉特的製革廠裏幾次會見塔拉特兄弟。塔拉特是一個漂亮人物，維爾吾太中我見着的第一個窈窕漂亮西服的人。他才二十來歲，圓渾多肉的臉，多毛，太眼，濃厚紅潤的膚色，十五歲時隨母親旅居巴黎，故能說法文。他的哥哥則較瘦，多皺紋的臉顯得勞苦，像一個忠厚的工人，他也曾在德國和蘇聯住了四五年，能說德語和蘇聯語。他們的製革廠一九一四年由一位德國人創建，所以內部一切機器都是德國貨，相當齊備。可

是這德國人在該廠創建二年後便回國，而且死了。現在就由他們自己管理。這製革廠沒有工程師，有些機器還不能利用。僱工人們自己生產。中途曾請蘇聯人計劃改進，後因故未果。雖然如此，一山入爺有的是財產，在山上有大牧場，原料不缺，即使出品不多，品質也不精，但是總還是賺錢的。這工廠的實權據說是握在一個東甘岡姓劉的手裏。塔拉特究竟是大財濟主的公子，有些事是不會過問的。但最近，也感到有改進整頓的必要，所以向建設廳方面請求介紹幾位專家來協助。現在，已由經濟部派中央製革廠廠長杜春晏先生偕同了李，袁，徐三位專家去幫助他計劃改進成品，增加生產。杜廠長和李先生都會留應多年，所以去整頓一個裝置着德國機器，由德國人創建的工廠自然是勝任愉快的。

除了這製革廠之外，隸屬在伊犁實業公司之下的有好幾個工廠，規模和管理都很好。的是「伊犁麵粉廠」。伊犁實業公司是新疆省銀行辦的，但是除了官股之外也吸收了不少商股；我看他們的統計表，知道蒙古人的股額佔有最多數。麵粉廠創辦了四年，設備很好，全部機器由蘇聯工程師裝置，我在戰時看到的麵粉廠要算還是最好的一個。最大的特色是廠房清潔幾不見塵塵。工人很少，每層樓僅一二人，大部是歸化民工。成品很佳；分上中下三等麵粉，能供給全伊犁市之民食而有餘。

另外一個工廠與麵粉廠比鄰，是伊犁電力廠。也由蘇聯工程師代建。據說它本來是

## 工廠巡禮

## 四六

民營的，後爲實業公司收買。這電力廠的特點也是清潔。奇怪的是廠內竟沒有工程師，業務與工作上更有許多不合理的地方，如像所用的煤內含硫磺質甚多，不知改進，以致每數天就須洗鍋爐一次。

在新疆，因爲缺少人才，以致建設遲緩，儘管有不少熱心的人士在硬幹，結果往往化了很多錢而徒勞無功。如實業公司現在正在辦的一所火柴廠（新疆火柴皆來自蘇聯）便是一例。該廠請來了一位在蘇聯的火柴工廠當工頭的老工人（他是從小就跑到蘇聯去做工，在火柴廠做工頭做了四十年）他倒是一個有心人，可惜不識字，俄國文也不識；只憑他的觀察，經驗和記憶，並取得中央空軍教導隊機械廠的一位機械士的協助，做了一套從圓木料製成火柴盒與火柴梗的機器；可是在化工的一部門却沒有辦法，雖然他們有俄文的工業製造書籍，可是沒有一個有化學知識的人去實驗；因此化了四十萬新幣（折合法幣百萬），還不能製造出火柴來。

其他如鐵工廠、肥皂廠等等，都有同樣的現象。中央派人開發西北，每年大學工學院和各專門學校的畢業生人數少，應該儘量酌送新疆去；就把新疆原有的一點東西來看，也夠有事做的了。至于一批批學政治的和辦事務的人却是可以慢一步到西北去的，我這樣想。



## 十四、特克斯草原

我們一起五個人，分乘了兩輛『別卡勃』（工程小汽車，沒有車廂，每輛可坐五六人。）穿過了伊犁市街，向郊野馳去，路上的孩子們看見小汽車就高興，總想試着粗獷我們的車。塵土像濃烟一般揚起來，狗拚命的追趕着，吠着，直至精疲力竭才怏怏然退了兩聲停步不前。紅衣帽的年青姑娘則在路旁笑迷迷地目迎又目送着，我們的車從她們的身邊馳過，路上常常遇到維吾爾人，騎在驢背上，道貌岸然地，手裏捧着一個大甜瓜，驢頭下掛着一只盛水的火葫蘆，慢慢地走近來；驢子看見汽車，老遠就豎起耳朵，汽車一到，他們會跳躍起來，所以驢背上的人遇到汽車馳近時，便會跳下驢背，用手掩住驢子的眼睛，不讓牠們看見汽車，以免得牠們驚跳起來。

汽車馳過了吉爾格朗，沿著伊犁河向南馳去，在吃午飯的時候到達了野馬渡，（野馬圖）那是伊犁河與喀什河會流的地方，我們和汽車用船渡過了河，在野馬渡鎖場上打尖。

我們周身沙塵，我首先到河邊去洗了身子，同行的人除了我的同伴汪君外，還有建設廳的畜牧科科長崔君，伊收區建設局局長朱君，和他們所陪同的中央製革廠廠長杜春晏君。

野馬渡附近有幾個歸化人的村子，他們常在河裏打魚，在朔疆只有伊犁，阿山和焉耆三個地方有魚，伊犁河的魚在冬天結了冰的時候運到迪化去賣，阿山的魚最鮮美，也運到迪化的市場去。

我們在很短的時間打尖和休息，便立刻再前進，通過了一些戈壁，黃土地，和莽原之後漸漸地接近草原地帶。在下午三四點鐘時，我們到達了特克新縣的縣政府。縣長姓錫，是錫泊族人，講一口北平城裏的所謂「京腔」。錫縣長清正簡潔，瘦削的身材，辦理縣裏的事像辦理家務一樣細緻謹慎，在老百姓面前沒有一絲毫的官架子。在特克新做縣長不是容易的事，有蒙古人，有柯爾克孜人，有哈薩克人有烏茲別克人……特克新出馬產羊，上級政府常派人來選購馬匹，那裏還有一個相當大規模的牧羊場，縣長的職務是很麻煩的。但錫縣長並不因他沒有擺官架子而就辦不通事。反之，他跟老百姓一熟，老百姓倒肯相信他，而他倒真正替政府做了些應做的事。

「特克新」是蒙古話，就是草原的意思。因為那一帶是水草豐茂的地方，宜於放牧。這時正望夏季，牧戶都到山上去避暑了。主要的原因是馬匹怕蚊蟲，山上則氣候寒冷（差不多山下是夏季，山上就是冬季一樣）。一直要等到秋後，牧戶們才把牲畜運回蒙古包一筒遷下山來。

在這情形之下，我便很想到山上去走一遭。錫縣長立刻答應協助我們，且立刻給我

們找了縣政府的一位翻譯員來。他是哈薩人，懂漢語和蒙古話，而他自己的哈薩話又同柯爾克茲，烏茲別克等話可以相通，自然方便極了。錫縣長先要這位翻譯設想上山的辦法。因為上山去還有六七十里路必得騎馬，目前馬匹都上了山，留在山下的馬匹又都是羸弱得不勝長途的。因此，我們頗費研究。我們此行預定的最後目的地是昭蘇，我一問從昭蘇上山的里程却比此地要近便。所以，我們最後決定，一方面煩錫縣長設法準備馬匹，我們休息一會再前進到昭蘇縣去。如果從昭蘇上山近便，同時更有價值的話，那末我就從昭蘇上山；否則第二天便從昭蘇重回特克斯來再上山去。這結論十分滿意，所以在吃了錫縣長給我們的茶和水菓之後，便又上車前行，預備當天八九點鐘趕到昭蘇吃夜飯。

到達昭蘇，差不多已在晚間八九點鐘，黑漆漆找不着路，找尋縣政府兜了一個大圈子，費了一個多鐘頭，敲開了縣政府的門，縣長公出，副縣長招待我們，我們再三請他們不必太客氣，但他們仍是非常的謙恭。

跟昭蘇縣政府的人一商量，決定在昭蘇上山，第一因為汽車可以開到山麓的村子去，第二在昭蘇可以到離邊界附近的地方去看一看「膠草」（可以製橡膠代用品的膠草，蘇聯也有這種草，在迪化到伊犁中途的精河也有類似的草，草根含有膠質粘液可以製成橡皮；蘇聯已試驗成功而實用於製造輪胎了。新疆建設當局對此有莫大興趣，伊犁建設

局宋局長尤為興奮，他是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極重努力，曾被派至莫斯科觀光，回國後頗肯做事，這次更極講杜泰晏先生去看膠草，好作一點初步的化學試驗。）同時，在昭蘇有一個規模相當大的「種馬場」（在新疆有好幾個種馬場，最大的在焉耆，次即為昭蘇種馬場），我們必需去看看，有這幾個原因，所以決定從昭蘇上山，而放棄了由特克斯上山的計劃。

第二天，汽車開到離昭蘇城約三十公里處的一個山腳下的村子，那村子在山下。縣政府通知了該鄉的一個文化會的會長東甘同人招待我們並協助我們。那村子雖不大，可是人種相當複雜。

這一天，我們在這村子上做客，人們用奇異的眼光注意我們，女人們時時來窺看我們，他們議論着，稀奇着，他們沒有看見過「口裏」來的人，可惜我們同被語言的隔膜阻攔着，即使有了翻譯口能傳達一些公事（一些表面的意思），不能傳達感情，否則我們定會有更熱烈更歡迎的會談的。

哈薩人脣着新月般的大鏈刀，騎在馬上，繞着隊向草原去，他們排了隊在草地上割着草，很快的一片草地被割平了，他們就把這些草儲藏起來，留待冬天給牲畜們吃。

我們借來幾匹馬，騎着在周圍馳驟。我和汪得着很好的馬，他們叫它做「哈薩馬」，跑起來，不論高峻幽谷，一樣舉步如飛，使我們無法收縮韁繩。起先我頗有些害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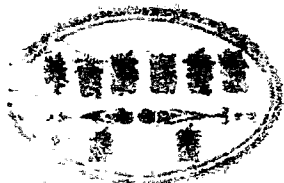


我担心一交跌下來必定不會再活。可是馬雖跑得快，路雖崎嶇，而人在上面却十分舒適，真的好像黏在馬背上一樣，人和馬在這場合不是人和馬了，是一體的東西了。這是我騎馬騎得最痛快的一次。

翌晨，我們上山去，蒙古人或哈薩人對於里程的觀念是很特別的。他們常常騎着快馬飛奔，對十里路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所以數十里路在他們的觀念裏只有十數里路。如果他們是用兩腿步行的話，數十里路就會變成數百里路了。

攀登了一條石山，便到了有草皮的山道了。再上去便進了森林，高大而直挺的杉木密密地蓋滿了這個山峯和那個山峯。我們在這原始的森林中穿行，好像一批逍遙的騎士。太陽有時找到樹會從密葉的杉木的空隙中射了進來，鳥雀在林子裏喳喳的叫，野鼠在撲倒的被人們砍伐了的樹木和亂草中間鑽跑。我們有時奔跑，有時慢慢地進前；上斜坡的時候，馬匹不勝那高原的氣壓喘着氣，可是牠還是埋着頭，聳着脖子，踏着地上的亂草，一步一步的前進。馬兒真是能任勞任怨的沉默寡言的英雄啊！

蒙古人告訴我只有二十五里，可是我們軍在那森林裏穿行就差不多過了三四十里了。越過了那最高的山嶺，漸漸走出了森林，跨過一些高高低低的崎嶇的山，便到了山頂上的大草原。可是還沒有看見有蒙古包，也還沒有看見有馬羣。忽然一陣從西面吹來的風帶來了一陣嘩嘩的羊鳴，雜着兒童們的聲音，我欣喜起來，鞭策着馬急速地前進。可



是我發現這聲音却是從鄰近一個龐大的山腰上傳來的，青葱蔥茫茫中，遙見那山腰間有成千的羊羣在蠕動。於是我收勒了馬韉，在那山頂空曠的草坪上停了下來。天空是灰色的，空氣中有着侵骨的寒意，草原間有着濕潤的感覺；遠遠的森林在白濛濛的遠處像一列黑色的屏障。同伴們落在後面，也許還沒有走出森林。我盡性地提高了嗓子無目的地叫喊着，隱隱約約得到一些回聲，但我也不能辨那回聲是否是我自己的。

這時，前面遠遠地有一個黑點在天邊昇起，漸漸的擴大。原來是一個人騎在馬上向我這面飛馳而來。我於是挾緊了馬肚，一放韁繩，迎向前面去了。

那是一個柯爾克茲人，見了我立刻勒定了馬，微笑着，向我說了一串話。我聽不懂，但我知道他正是來迎接我們的，於是我跟他去了。

再走向一段傾斜的草坪，便看見了大批的馬羣和牛羣。有些馬正在草地上打滾，看見我們的馬到了，都豎起了耳朵嘶鳴起來。

這時，我向前一望，便看見一個個的蒙古包，像晨星一般地羅列着。我纔看到了真正的特克斯草原。於是我使勁地挾緊了馬肚，用鞋跟在馬的腹後蹬了兩下，像追風一般地向那些蒙古包馳騁了去。

## 十五，奇異的午餐

我們在村長的房子（蒙古包）裏憩下。村長是一個中年的陰沉沉的柯爾克茲人，他似乎有病，全身裹在一件龐大的皮裘裏，靜靜地蹲在一角；蒙古包的中間生着火，寒氣的寒冷使我穿了大皮裘還有點打戰。鄰人們都聚攏來看我們，女人們輕聲地說話，斯文地用茶水招呼我們；這些山上的女人們似乎比都市裏的女人們更懂禮貌；她們不像都市的年青女人那樣的哈哈○○地說話，她們是很美而且很健康，紅色的打縐的大裙展圍在身上，上身穿着小小的坎肩，或是襖子，頭上頂着皮帽子或是絲織的小帽或是絨氈氈的帶纓絡的帽子，手臂上帶着手鐲；她們平常是很能勞動的，男人們成天騎着馬在外間跑，她們就管理着家務，飼養着小羊羔子，擠羊奶牛奶和馬奶，閒來還要做針線。

村長殺了兩條肥羊來招待，這是一種隆重的款待，我們平分不安。

婦女們從羊皮袋裏傾倒了一大碗一大碗的馬奶給我們，馬奶是很好的東西，能禦寒，助消化，富營養；可是味兒酸酸的，同伴們都不敢喝。我喝了一大碗，她們用驚異的眼光看着我，同伴們玩皮地望我微笑，等待我的胃發生一種不良的反應；可是我的胃很能承受那馬奶。

熱騰騰的大塊的羊肉捧上來了。一大盆的上面盛滿了羊肉，上面一個羊頭格着，我們每個人有一把小刀，另外是一小碗有鹽的湯。

他們的禮節是客人先吃，吃完了主人再吃。我們不懂禮節，瞪着眼睛望着那誘人的羊

肉。崔科長懂得的他們的一切，他首先動手，用刀在那羊頭上割下一隻耳朵和一點肉，然後將羊頭奉還給主人。

「這是規矩，割下一點羊頭上的肉吃了，將羊頭還敬給主人，這表示我們已接收主人的盛情了。」崔科長解釋給我們聽，然後他替我們分開了羊肉。

他們吃羊肉有熟巧的方法，吃剩下的骨頭上面一點肉不留。

我十分贊美這頓別有風味的午餐。

餐畢我取出紙烟分給他們吃。他們平常不容易得到紙烟，都是吸一種「木合烟」，這是俄文的譯名，也是仿效蘇聯工人吃的烟而製成的一種賤價的劣等的烟，是把一種植物的葉筋切碎，用紙自己捲起來吸的。

我們一面吸烟一面隨便的談談。崔科長說：他們（特別是柯爾克茲人）還有兩種規矩沒有拿出來，拿出來他也吃不消的。就是主人在吃完羊肉的最後，會親手取一大塊羊尾巴上的脂肪送進客人的嘴裏去；客人如果不吃的話，便是看不起主人敬意。西北的綿羊都是大尾巴，尾巴上就是一大塊脂肪，一口吃下這大塊脂肪，顯是不容易的事。

午後陰霾四起，開始下着毛毛雨。

草場上趕來七八百條馬匹，人們騎在馬上，舞動着繩索，在奔騰着的馬羣中穿梭，放出繩索去套那奔得最矯健的馬，孩子們也會這一套，蓄着長鬍子的老人在牽，女人擁



聚在蒙古包的門口吃地笑。我也騎上了馬，試着去○擲繩索，可是却把自己的帽子括落了。

哈薩人柯爾克茲人的氈帽是很有趣的，白色的掀起的氈帽用黑色絨做着邊緣，邊緣的後面捲起，前面扯得有點伸出來，帽頂上綴着串了發亮的珠子的穗子，騎在馬上馳騁起來，那穗子在空中舞動，是怪好看的。——一個塔塔爾人的兒子戴了一頂新帽子，我用二十塊新幣買了來，確是一頂很有趣很美麗的帽子。

在下山去的時候，我穿了反毛老羊皮的大衣，長筒的皮靴，戴上那頂氈帽，騎在馬上人們也當我是一個哈薩克人或是一個青年的柯爾克茲人了。

## 十六，國境對話

一個陰暗的下半，有細細的雨絲，灰色的雲沉壓地罩在茫茫的草原上，我們的馬馳聘在國境線上，那荒涼遼廣而寂寞的草原間。

那是一條通南疆的商道，要通過險峻的冰大坡，翻越天山而運南疆。我們在那淒寂的路上遇到一隊駝運隊，七八個維吾爾人，一個蒙古人，一個山東人，他們有一百多駝馬馱運的棉衣，翻越冰大坡費了十五天的工夫。他們說因為山永太大，不易行旅，所以費了十五天，否則七八天可以通過了。他們聚在一個帳篷裏，添起了火，在燒羊肉，獅

子般的番狗兇猛地吼着，兩個當地的貧苦的女人站在帳篷外間張望，她們是被這香噴噴的羊肉氣引誘來了，那個山東人遇到我們時高興得不行了，我問他是不是掌櫃的？他說他是夥計，他們的掌櫃的是一個塔塔爾人。他邀我到他們帳篷裏去坐，他們給我茶喝，我給他們剩下的最後幾支捲烟。於是我們繼續了短短的談話。

「你們運載些什麼呢？」我問。

「南疆來的棉花，米，土布，綢一類東西。」山東人說。

「這些貨是誰的呢？政府的？還是你們掌櫃的？」

「有時有土產公司的，有時有商家；在早南疆貨色多，有老毛子，（俄國人）貨，有美國貨，像酒，毛布，綢子，多得很，現在沒有了，有也是少數。」

「北疆有什麼運到南疆呢？」我問。

「皮革，早先有口裏來的京貨，茶磚」山東人說：「現在不行了，不行了，沒有貨了。」

我們喝着茶。我繼續問他：

「冰大坡好走了嗎？沒有危險嗎？」

「當然不很好走，可是走慣了也沒有什麼，山高得很，山頂常年積着冰雪，棧道有的地方陡而窄，所以最怕發水，有的地方太滑有的地方就被淹沒了。」

爲什麼不走南疆呢？」我問。

「南疆？」山東人懷疑地問：「從迪化繞達板城嗎？」

「是呀，」

「太遠了，太遠了。」山東人說：「而且夏天太熱，牲口受不了。」

羊肉燒好了，他們要我吃，我因不餓，所以沒有吃。我站起來向帳邊外面望望四邊，只見灰濛濛地一片暗雲的天和墨色的草原，遠遠有幾個放馬的人。杜君等去膠草地還不見回來，崔科長騎在汽車上，用皮大衣蒙住了頭。我們的那個司機塔塔爾人在另外一個帳篷裏吃羊肉去了。

「這裏離國境有多少遠？」我回過頭來向帳篷裏問。

「三四十里路罷。」山東人說，「從前這兒是個走私路線呢。」

我慢慢地走向汽車，遠遠地幾匹馬奔迎來，杜君他們回來了。

他們帶來一束膠草。膠草的根，去掉上面的一層皮，就發見一層膠質的東西；把他們集在一起，有極強的韌性。

### 十七，種馬場一瞥

我們在午後才到達昭蘇縣。昭蘇縣長是河北人，保定軍官學校畢業，從他那豪爽明

朗的態度，一看就知道是個軍人出身。他說話聲音很響亮，宋局長同他談到昭蘇種馬場的草場問題，他非常明快的答復他說：

「草場不成問題，我可以叫老百姓遷讓，可是現在不能給你。如果你們焉着種馬場的馬來了，昭蘇種馬場增加到兩千匹馬，原有草場自然不敷應用，那時我保證叫蒙古人讓出草場，叫他們到山上去；可是現在昭蘇種馬場的草場已儘夠應用，我萬無理由去叫人家讓出草場來，縣長固要爲政府做事，但也要爲老百姓着想。」

宋局長沒有話說，縣長又笑着說。

「宋局長，你放心，你們的馬一到，立刻劃地給你們，我保證，蒙古人也會答應我的。」

第二天，我們去參觀昭蘇種馬場。場屋非常整齊，一列列地排在山脚下的大平原邊上。我們到的時候正在配種。那裏有六七匹種馬，一匹蘇聯拉車馬，兩匹阿拉伯馬，幾匹英國種馬，都很雄壯美麗。

據宋局長說，蒙古人哈薩人對於馬和羊都不大肯改良品種。因爲他們都有一種迷信的奇禱的觀念。譬如說綿羊羈，尾部都有一大塊脂肪，因此影響羊毛的豐美，政府用盡方法去勸他們改良品種，使減少尾部的脂肪，來增加毛質的豐厚與光澤，可是他們無論如何不願意接受。

在新疆，對畜牧專業頗下了點工夫，除了種馬場，種羊場之外，在幾個大的畜牧區都有獸醫院，但目前因人才和藥物都感缺乏，工作很難推進。據說這一年來牲畜死亡率很大，這是值得焦慮和注意的事。

同時，我看見昭蘇種馬場工作的人員雖然很負責任，但顯然十分苦悶。在荒涼寂寞的地方工作，沒有精神食糧，沒有娛樂，缺少友情，缺少人生的趣味，而且待遇不見優渥。這樣再倔強的人也不免終於會懈怠的。這是應該設法注意補救的事。以後到邊塞工作的人會一天增加起來，主持其事的人總應該替他們想得周到一點。

## 十八 伊迪途中

建設廳的崔科長弄了一部別卡勃小車，邀我們一同回迪化去。於是在一個晴朗的下午，告別了伊犁——我所愛的一個美良而奇異的城市。

給我們司機的阿邁提是維吾爾人，是伊犁建設局的司機塔爾人意斯馬遙介紹來的。阿邁提忠厚老實，已有三四年沒有摸過汽車，因此在路上使我們吃了不少苦頭，可是同時也因此使我們經驗了若干更有趣的旅行生活。雖然我們的同伴和崔科長十分不滿意，而我却暗自慶幸，因為阿邁提的忠厚，因為意斯馬遙的換取了我們車上的好胎輪，得使我們用十二天走了祇兩天該走的路程，而我們乃有機會慢慢地溜覽沿途的風景且遭遇

了在平時遭遇不到的有趣的浪漫帶克的旅行生活。

第一天還並不十分壞，在午後到達綏定，我們投宿在一個山西人的商棧裏。綏定的縣長請我們吃當地的名產饅頭似江南味。

第二天，我們的汽車開始開別扭了。可是還容易修整。勉強開到新二台子，在招待站上打尖，一面修整汽車。那兒有修車場，有三四十輛蘇聯卡車正載運烏蘇油礦的器材，如機器，油管等，經過車站往西去。以後，我們常常遇到那些隊車，有時一輛卡車後拖着一列拖車，上面堆滿了雜七雜八的東西。

下午，我們繼續前進。這一帶的風物很美好。菓子溝是最著名的，那裏的公路也修築得好，菓子溝在兩面的高山深谷間，滿山都是高大的灌木和菓樹，沙菓蘋果累累地掛在深綠色的叢林中。建設廳林廳長盛贊菓子溝的風景有瑞士的趣味。過了果子溝便是下坡路，大塊平原一直延長到迪化近郊。最先到的地方是「三台海子」，海邊有晨星羅列般的蒙古包，海中有一小島，上有廟宇。這「海子」相傳便是西王母沐浴的「西方淨海」。看那寥廓悠深的情調，的確令人起了一種出世的清淨感覺。

可是，一過三台海子，我們的車就大鬧其別扭了。在傍晚時候勉強到達大河沿公路的姑房的附近時，我們的汽車就不能再行進也無法在短時間內修好了。於是我們就露宿在戈壁上。

睡在戈壁上，在我已經很習慣了；在沒有到新疆前，我們在到謂濟納蒙古地旅行時是常常露宿在沙漠上的。那時，天氣還很冷，現在的情形兩樣了，天氣很溫暖，沒有遇到大風，除了公路邊我們的汽車的黑影外，四望遼闊。

土產公司的兩部卡車比我們的車更早拋過好幾次錨了，新疆缺乏汽車零件，那些司機在十二萬分困難中日以繼夜地駕駛着千孔百創補不勝補的胎輪有了二萬里以上旅程紀錄的舊車，像駱駝一樣的走着——可是駱駝是不會拋錨，這些車却隨時都可以使你感到麻煩。

在夏天，他們多半在夜裏行車，就是蘇聯隊車有較好裝備的，也都跟着修理車在夜裏開，白天太熱，烈日射在戈壁上反射上來的熱度非常可怕。好在甜瓜西瓜很多，我們每次離開一個站時總買好幾個帶着，可以充飢，又可以當飲料。

阿買提修補車胎真是夠苦的，他時時在怨罵他在好朋友意斯馬遙不應爲換去了好胎不告訴他。阿買提也太大意。接收這東西時候沒有檢查，並且沒有帶帶足夠的補胎生膠，這真是最糟糕的一件車。崔科長有不少經驗，在我們等到一輛過路的卡車時，他揮揮手使它停下了，向他乞討了兩塊生膠。可是，這兩塊一定不會足夠的，他要阿買提到邊有市集的地方再設法去買二瓶燒酒，或者花露水，這樣，便可向經過的蘇聯卡車換去生膠，許多商車都是那末樣做的。（我很奇怪花露水爲什麼也行。崔科長說花露水是有酒

精的，沒有酒喝時喝花露水也可以過癮。）

血光一般的太陽在那黢黢的混沌的遼闊的地平綫上昇了起來。蘇聯卡車先向西馳去。我們也起身來修理汽車，修好了再向前進。越過公路段站時，我們都沒有停留，忍着飢渴，想一直到精河縣去。可是，離開公路段站房三四公里路的地方，車胎又壞了，水也沒有了，在烈日下，在荒涼空廓的戈壁上，是夠苦的了，而且對車胎的修補，因為材料和工具的缺乏，又沒有一點把握。於是，我們步行到了公路段站去，買了點水和瓜和麵餅送給阿買提，我們自己則雇了一輛大板馬車往大河沿鎮市上去找飯吃。

到了大河沿，在派出所吃了飯，派出所的對面有一家『燒房』，那位年青的所長很喜歡喝兩杯，他正取來一壺新出房的燒酒，讓我們喝的半醉了，飯後吃西瓜，大河沿的西瓜是我在新疆吃到的最甜美，水份最多的西瓜。

傍晚，我們乘雙馬大板車向精河路口進發，我們已經約好了阿買提，車子修好後直接開到精河來。

月色娟美，夜風清新，我們的馬車轆過那些莽叢中的小沙徑。有時越過一條水渠，有時爬過一座小丘陵，有時繞過一叢芨芨草或是檉柳的叢莽地，有時穿一列稀疏的矮林，夜是銀灰色的，遠遠地時時發現星星的野火。我一點沒有睡意，忘記了汽車拋錨，忘記了白天的炎熱飢渴與疲勞，全然沉醉在一種夢幻一般的詩的境界裏了。



那趕馬車的人是個很結實的塔塔爾人。他不時揮舞着他手中的長鞭，兩匹馬於是加速前進了。

我陶醉了，隨口哼出「斯坦迦拉與」的曲調，那趕車的塔塔爾人也和我唱了起來。第二天上午九時，我們的馬車才到達精河的招待站。那時，「國父實業計劃考察團」已經在早一日到了精河，而這天，羅家倫先生率領的「西北建設考察團」也來了此壩。

我們在精河修補了兩個內胎，託蘇聯車帶給阿買提，讓他把車開到了精河來，於八月二十日夜繼續夜行往烏蘇。可是仍就時修時壞，一直到第二天下午也還沒有到達烏蘇。而汽車看來是實在沒有法子再修了。崔科長十分着急，我倒反覺得有趣，雖然這一路更苦，沒有水，瓜已吃完，我們不得不步行到固爾圖公路段站去。烈日下在戈壁上步行直是令人心憊。到達固爾圖後，我立刻在固爾圖大河裏洗了一個澡——河水來自山口的融雪，冰涼刺骨，我裸露着身子在水邊躺了兩個鐘頭，河流甚急，但景色絕勝。

晚上，派出所裏的兩個哈薩克人恰巧獵來一隻黃羊（ANILOPE），我們有緣吃了一餐美味的黃羊肉飯。我特別喜愛野味，黃羊肉是那們香得誘人，是最出色約最可口的。

獸肉。

那姓王的公路段長是一個最愛談天的家伙。他說這公路修築設計的錯誤，不該把路繞開了有人烟的市鎮，以致旅客太苦，而且養路也不易。他講到他以前住「巴黎子」(解爲監獄的意思)的生活，他說新疆有很多人住過「巴黎子」，現在這些住「巴黎子」的人多半放出來了。於是他也放出來了。

午夜，我們從睡夢中迷迷糊糊地醒起來，又上了馬車向四棵樹鎮進發。四棵樹原是大遊牧草原，哈，柯，蒙人很多，現在還有個蒙古親王住在那裏。我們中午打尖後就繼續趕往烏蘇縣去。

在烏蘇縣住了好幾天。這好幾天可真是些無聊的日子了。我本想到×××油礦當局去參觀，可是油礦正在拆卸中，蘇聯油礦當局又不歡迎前往參觀。

阿買提終於把車開了來，我看他十分頹喪。烏蘇距迪化雖然很近，可是阿買提已沒有把握了。

幸而西北考察團適自伊犁返迪，我得到該團甘肅水利林木公司總經理沈君毅先生等的幫助允許我搭了他們的「道奇遊覽大客車」回了迪化。

## 十九、南北疆

從伊犁回到迪化以後，我決定節縮行程，準備到南疆去——等南疆各地走過以後，再看有無到阿山或塔城去的可能。

在新疆，是以天山為界面分南北疆。一般的看來，南疆比北疆寬庶，氣候也溫暖些。喀什和實等且有「江南」之稱。南疆各地，宜耕種，即拉迪薩爾所謂「沙漠沃洲」。北疆呢，氣候嚴寒，鎮西這地方據稱為中國最冷的一角，老風口位於山口，常有可怕的狂風能吹倒馱馬，推翻大卡車；阿山塔城等地的氣候在冬天也都通常在零下三四度。但是北疆多礦產，更有廣大的原始森林，宜畜牧。漢族移居在北疆的較南疆為多。至西北最遠的一個城叫「沙灣」的，那裏全數住着漢族人。一切生活形態都是漢族的，馱馱戰們在迪化吃到的大米，猪肉，和醬油等等，便都是來自沙灣的。南疆的阿克蘇雖也出產更好的大米，可是在南疆各地要吃猪肉與好醬油却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在地圖上看南疆，雖然被龐然的一大塊塔克拉瑪干大戈壁佔據着，可是在這大戈壁的邊緣上，沿天山的脚下，却都是些間斷着的綠野沃洲，南疆的確很富庶，只消舉幾個例子你可以想見，第一，吐魯番的煤礦因為沒有採開的原故，已經自然了五千餘年。第二，馮者出魚，但產馬更著名，以前蘇聯往馮者購馬，每年以四五千匹計；新疆產名馬的地方很多，伊犁的馬高大而健美，但不宜於跋涉長途；鎮西的馬壯大，腿較短，宜行山路，耐長途；馮者的馬與鎮西的馬相比雖矮小，可是能勝任長途的跋涉，第三，綏

克蘇出磨的大米，潔白有光，米粒長大，但色澤輸給蘇聯。蘇聯的糧食之味不可數計。第四和實業部可以與江南各路的比美。第五步自焉塔一直翻騰升。若法出朋下，都飽蘸着油膩，當地的計著目行掘井，汲出原油，可以燃燈。在阿說蘇和渾渾一帶，每逢市集趕場時，便可以看到售賣這種原油的；喀什駐軍的燈油。也全靠自取這些油井。

盛督辦對我們的工作非常關心，我們從伊犁一回到迪化，深劉有長味告訴我們說：盛督辦對我們不是顯露立刻到南疆去，因為有兩個外賓也正要南疆去，可以同坐一輛車。我們知道新疆交通工具缺乏。汽油也在開始感到恐慌，而南疆的路又相當難行。所以，本來預備跟西北考察團走的，臨際乃決定變計。那兩個外賓是美國特事週報記者白德特君和美國生活雜誌攝影記者范迪吾君，對我們的工作要求且有相勸的共同點。

我們南疆行程計劃，本想是到庫爾勒以後訪問博斯騰泊湖而沿塔里木河通過塔城拉瑪干戈壁以迄港光，在那裏也許可以一探古中國的國際路線（從敦煌出陽關經南疆至中亞細亞的「絲路」），然後由且末，于真，和真，而喀什，阿克蘇，庫車，這歷回到吐魯番來。可是，這樣的計劃卻不計所耗時日太多，那沿途的交通工具與給養終覺得太費事了。我不願過份麻煩新疆當局，同時自己所帶的工作器材也有限，便不得不變更計劃，僅沿公路線翻光幾個南疆的主要城市。好在朋友中已有有人走過我所計劃的那條路線。

如誤必沿疏犂，便是沿塔里木河到若羌一帶去的，雖然他因爲不得已的阻撓而終未能達到若羌，若羌敦煌的目的也經歷了一段艱辛的行程，我在焉着的途中恰巧遇到他回來。他的卡車先在戈壁上行駛了七天，然後便從且末若羌開始乘馬匹，因爲事先知道諾蓋到敦煌的中間有一股特野哈薩人流動着，所以新疆當局派了一連軍隊保護並且有機關哈薩的嚮導，他們都很清楚那一般哈薩人的情形，據說有一百多人，有八十桿左的槍支，有時回到甘肅境敦煌一帶，有時又竄回新疆的若羌一帶。若羌真是一個很荒涼的地方，只有寥寥可數的幾戶人家，那一帶多是流沙沙漠地，在那一帶行旅的客商多半依靠野生的鴿子來指示路線，因爲過去行商隊走過的路線，野鴿常飛來覓食，後來的商旅便循着這羣鴿的飛集地點來找尋自己的路，據說現在沿途隔數十里有一個小小的土屋，過路的人經常遺留下一點食物，好讓那羣野鴿不飛散到更遠的所在去——這真是有點神奇的路線。

吳總工程師的目的是要沿路察勘由敦煌通南疆而接北印度的國際路線，可是，他沒有達到目的就折回了，原因是沒有想到流竄在若羌敦煌之間的哈薩人又增加了一部武功：哈薩人熟悉地形，是最善於游擊的軍隊，而在這一方面，旅程實在太艱苦，當幾個嚮導打前站深入探訪那批流竄的哈薩人的動態時，知道了他們所有的搶現在已增加到一百來隊，並且還增加了一架重機關槍，起先他們很懷疑這消息，後來一研究，知道在二十

六年的時候蘇聯曾有一個考察團，六個帶了一架機關槍，結果被哈薩人繳了械去——這便是那架機關槍的來源。

我們沿公路走的，當然不會太苦。我們的汽車是督署軍務處撥給我們的，一輛蘇聯SIS型的三噸大卡車（在西北稱牠做羊毛車），車身很整固，有四擋排，據說即使翻了一兩個大筋斗，立起來時還是可以好好的爬山涉水。我們的車上載了六大桶汽油，人坐在油桶上，督署警務處還派了一位叫劉復才的巡官帶同了兩個警士保護我們，其中的一個警士是維吾爾人叫阿買提，一個老老實實的青年，另一個是浙江人，是這一次運新的新兵團中的一個老兵。兩個司機是東北人，都是很好的駕車手。

一個清早，我們先到迪化美領館邀了懷站二君一同上了車，開始作南疆之遊。

## 二十，臥虎不拉溝

我們在八月三十一日再度離開迪化後，重遊了吐魯番，於第二天又從吐魯番向焉耆進發，在託克遜打尖後繼續前進，路面開始崎嶇，進藏峽谷，兩面惡山高聳，我們的汽車在這峽谷的河床裏爬行，石塊嶙峋，坡度越前越高，汽車掛足了排擋，油煙惡臭，機器發出積密的又像是激動的吼聲：——「我走不動了！我——走——不動了！——我要爬呀！我要爬呀，快爬到了，快爬到了……」

這樣，我們走了總有七小時之久，才出了那個峽谷地，忽然谷壁上有了清泉噴出，汽車開到那邊加了水，我們也都用嘴去接着飲了一個飽，罵的涼沁必脾。這峽谷便是著名的「臥虎不拉溝」。聽這名字有點可怕。原名是無文，是「死馬泉」的意思。相傳古遠的時候有一隻黑色的小馬跟着牠母親在這峽谷裏經過，實在飢渴疲累得要命了，剛到那泉水的附近，這小馬便不支而死了。

出溝時已近黃昏，出谷後通過了一片戈壁，又通過了一個叫「榆樹溝」的峽谷——這峽谷是因為有幾株古老的榆樹而得名。天色已晚，我們便在這溝裏露。

太陽還沒有透入榆樹溝山谷的時分，是很淒冷的。翌晨，我們起身後，在一個破陋的窟的找到了一口井，汲水洗臉，立刻便出發。一出榆樹溝。太陽已經漸漸升起。我們通過一片叫做蒙吉斯的平原，在八點鐘光景到了和碩。這地方很小，有設治局，局長是蒙古人，一個辦事非常負責任的人，他做事很乾脆爽快，四時半還沒有到，他便來催我們起身吃早餐。因此我發現，蒙古人宰竟是騎快馬的，做事都很爽快，維吾爾人就差一點，他們多半愛騎一隻驢，道貌屋然地慢慢地走着。

和碩是很好的遊牧水草地養馬的蒙古人很多。那蒙古局長便有一匹非常健美的馬。在和碩打尖以後，我們便直放焉耆了。

二二一 焉耆

焉耆的蒙古名字叫「喀拉夏」，是黑城的意思。這說明焉耆有肥沃的土地。蒙古人有種敏銳的色彩感，他們常用顏色來分別事物，焉耆有黑色的肥沃的可耕土，所以叫牠做「喀拉夏」。

我們在焉耆逗留了好幾天，曾參觀焉耆種馬場，可惜沒有專門研究畜牧的人在那裏負責。焉耆的馬市是形形色色的，每天早晨有許多馬匹被牽到馬市去求售，可是多半不會是好馬。養馬的人總是愛馬的，好馬有如他們自己的孩子，就不願出售了。

我和范迪吾君在焉耆的鄉村中巡行了兩天，訪問過一家回族農家，他們種着麥子，豆，瓜，和一些雜糧，有四五條牛，幾匹馬，幾匹驢和一羣羊，用了兩個親戚關係的兒童做勞工。在我們走到一所鄉村禮拜寺小學的時候，那兩個做勞工的兒童又在讀書了。禮拜寺的阿訇在念着經殺一條羊，因為這天正逢回教開齋，他預備把那羊肉分給孩子們，虔徒們，鄰人們，和過路的人們吃。這是他們的習慣。

偶然會進了一家維族人的菓園，主人堅留我們吃瓜，他破了兩三個瓜揀了最好的給我們吃。維吾爾人有一種禮節，凡來到瓜園的客人（不管認識不認識），主人總得請吃瓜。我們知道禮俗以後也就不客氣了。



回南疆的時候，在焉耆住了三天。回來的時候，在未到焉耆之前，遇到了爾其提，墮陷在紫泥泉子的鹹灘裏，因而使我們得在焉耆的鄉村留連了好幾天。那時，令齊牧家願講，吾君初繼到新疆來，協助創辦硫酸工廠的甘禮俊君，也因汽車陷入了和碩的軟土裏，而騎上了馬，到焉耆來玩。

那漢城在變亂時已經洗劫一空，現在已無居民，空作爲駐軍的營地。

## 二十一 鐵門關投古

鐵門關在焉耆的南面，摩爾勒的西北。是到南疆半途的二猶隘要的關隘。前面是峻峭的斷崖，流向博斯騰海的一面是鐵門關，在歷史上是古個戰場。魏錄宗左宗榮裂下的將軍，與亞古貝克曾在此有激烈的戰鬥。那裏到始，還有烽燧，台，堡壘，鐵門關，跡以摩耳勒到轉台，途中，時時可以看見大路邊，連綿成蔭的粗大柳樹。那裏是魏將軍當年軍中築路時所植。現剩樹蔭，寒涼，潺潺，不似造福了當地居民，還在戈壁之行與旅的人們，猶且成爲戈壁間的風景。岑士嘉州夫山雪歌，送蕭浩歸京中，對鐵門關一古帶的景色，有過描寫。我過此遊時，是熱天沒有看見雪景，現錄詩於此。天山護雪帶不開，千嶺萬壑響，橫覽北風，步捲赤亭口。一夜天山雪更厚，龍象魂，月照銀山，後逐胡風，遂鐵關，水，燧河。

城邊飛鳥絕，輪台路上馬蹄滑，唳竄寒氣萬里凝，蘭干陰崖千尺冰。將軍狐裘臥不隱，都護寶刀凍欲斷。正是天山雪下時，送君走馬歸京師，雲市何以送君別，惟有齊齊松樹枝。

輪台庫車和鐵門關附近，有好幾處千佛洞，和傳是寫明朝的遺蹟，當地人士多不能知道。史坦因的西域考古記裏曾經較詳的說明。我們在往南疆國來的時候，沿途注意這些古蹟，美國生活雜誌的范迪吾君特別感到興趣。庫車和輪台的地方官吏都很願意協助我們。但我們因為由史坦因給我們的知識，從在沿途自己去找尋，處處較大的千佛洞，在輪台的附近，當我們的車駛行在戈壁上的時候，烈日在蒸曬，戈壁與乾燥的黃土發出可怕的亢熱的放射。我們看見路邊有一個高聳的土壘，因為記得史坦的書文說在幾個漢代的堡壘（即烽火台）的附近有千佛洞，於是我們立刻停車，先去察看這高聳的土壘是不是漢代的遺物，一看那一層土一層蘆葦所建築起來的土壘，像一個久經戰鬥的鏦鏘的蒼蒼的老戰士驕傲地佇立在那裏，我們不禁歡呼了，那是漢代的烽火台！——一層土與一層葦的建築法可以證明是漢代的建築，在甘肅寧夏間有若干段漢代的長城遺蹟也是這樣建築的。

果然，我們看見西邊不遠的邱陵間有許多洞窟，這時有一個維吾爾老人走過來經過，我們問他那裏是不是千佛洞，他僅知道那裏是久遠以前的居住過的房子，於是我們便

向那些有洞邱陵前進，我們在烈日下爬過一些土山，終於到了這些環形的邱陵間，那大大小小的洞都排列在這邱陵的山腰。我們分別一一到那些洞裏去察看，所有的洞裏都是剝蝕不堪了，可以剝去的壁畫，都早經史坦因揭去了那遺留的也多在變亂紛爭的時期被人破壞了，那些壁畫都是佛教的畫像，我們幾乎等於一無所得，因為連一個較為完整的小畫像都沒有看到。

後來我們決定到庫爾勒去，因為往庫爾勒到鐵門關很近，我們必得一觀這古國際戰場和那附近的「明威」——維語千間房子的譯音，那裏有著名的千佛洞，和左近的一個古城的遺蹟，

庫爾勒是位於公路左近的一個城市，去的時候我們沒有灣進去，回來時適當夜晚，眼看已經走盡了戈壁，沿着連綿不斷的一排高大的白楊樹邊上走，楊樹下是潺潺的水渠，汽車在黑暗中急馳了兩三個鐘頭還找不到進入城來的路，而大沙風起了，沙石打在臉上很疼，我們很擔心迷了路，因為有兩條路可進，一條很近，一條必得繞過飛機場從鐵門關來的路進去，那便需要很大一段路境你走了。黑暗中看見路邊小屋，問了半天也不得要領，只好在大沙風中瞎闖，幸好給予闖進了。可是我們每個人的眼幾乎都被風吹紅了。

庫爾勒這地名很有趣，是「羣盲」的意思，相傳古遠的時候有一位傳道的人不知往

何處來到此地傳道，而當時當地的人們並不加以歡迎，甚至把路邊的死狗的肉來款待這位教士，這位教士很生氣地走了，臨走時稱這地方的人們都是瞎子。因此後世的人便稱這地方叫「庫爾勒」——羣盲。

翌晨，我們上鐵門關，縣長去迪化受訓，副縣長和公安局士等陪同我們去。我們乘汽車到鐵門關，然後騎馬到「明威」，汽車則開到「肖爾巧克」——即「紫泥泉子」去等我們。這天天色不好，終于下起雨來，因此使得我們吃了不少苦，可是却也增添更多的趣味。

鐵門關出產名貴的梨，我們在鐵門關派出所的屋子被裏吃這梨，確是甜嫩可口。我們企圖搜尋古戰場遺蹟，可是不可得，當地的人們對於亞古貝克的事蹟比我們所知道的很少。這十分令人失望。

離開鐵門關便騎馬到「明威」去，由一個老維吾爾人嚮導，中途下起雨來，路確難走，在泥潭溜滑中到了「明威」。這裏與輪台設在的千佛洞相似，壁畫也完全被破壞。邱陵上溜滑不能步行，雨似乎沒有停意，我們便緊在一個大洞裏用餐，——吃「饅」和派，縣長們並給我帶來肉類。范迪吾拿出紙牌想玩「橋」戲，可是湊不出四個人來，於是便玩「輪迷」，(Rummy)一種彷彿中國麻將的玩法，十分簡單，由我教給副縣長等大家玩，好等雨停了再走。

「明威」千佛洞附近有古城的遺墟，大約見宋明時代的城千佛洞據說是漢朝時代的遺蹟。

雨下得不<sub>停</sub>，天色陰<sub>暗</sub>，范迪吾君因為感<sub>光</sub>不足不能攝影，但他對這些洞很感興趣，所以決定先回柴紫泉子，等天好了再來，同時我們估計我們的汽車必得等天好了才能走，如果雨再下去，天好了汽車也不能立刻走，因為這一帶多半是<sub>軟泥</sub>鹹地，一下雨便<sub>漿糊</sub>一般地<sub>輕</sub>而且滑。汽車陷下去也許一個星期搬不出來。

我們一批人在<sub>膩滑</sub>的水草地帶，冒着雨前進，馬是戰戰兢兢地踏在溜滑的帶水的草叢中走。那雨絲真有點像江南的春雨。是我在幾乎本年以上的旅行期間所沒有遇到的雨。天氣<sub>固</sub>下雨而驟寒，我們每個人都淋得透濕，我們走了很久，忽然發現路已走錯，早已離開了到紫泥泉子的路而向着離焉耆很近的四十里城子去了。因此我們便到了四十里城子。

四十里城子距焉耆二十公里，（合華里四十里故名）。這是一個小鎮市，在一條水邊，僅有街市一條，我們在大雨中來到街中，人們以奇異的眼光看我們，這天四十里城子的派出所長因公出差，<sub>郵長</sub>也不在家，我們站在派出所的門前淋雨，康爾勒的副縣長弄得手足無措，派出所長有一位年青而美麗的維吾爾太太，她招待我們到那<sub>簡單</sub>的派出所辦公室吃茶，這派出所除那青年維吾爾所長外還有兩個警士，都不在所裏，而四十里城

## 庫車

子沒有一個可以投宿的場所，雨越下越大，天色已晚，忽然副縣長遇到一位來自山上的蒙古人，他是山上的村長，家居住在四十里城子，因此招待我們到這蒙古村長的家裏去投宿。

七六

蒙古村長招待我們十分殷勤，教了一條肥羊，范迪吾君願意自己動手煮煮一種美國食品來吃，我們都很贊同，因此將羊肉切成塊狀，張羅了新鮮的番茄，洋芋和麵粉等，分到兩個鐘頭，這美國食品已經告成，范迪吾告訴我這食品叫「斯安」(STEIN)。蒙古村長有兩個女兒都會在迪化的女子學院肄業，講很好的國語。這天夜晚賓主都十分狂歡，大家都喝了一點酒一拒寒，有幾個人一直鬧到午夜以後就寢。

## 二二三、庫車

提起庫車，便想起「庫車洋岡子一朵花」那句話。所以我們一到庫車，便注意庫車的美女，是不是比別處的美麗。其實，以我們的直覺看來，庫車的女子未見得比別處的美麗了。的確，我們在還沒有到庫車以前，便看見這一帶的婦女頭上的小帽上，總戴着一朵花，如果沒鮮花，便戴假花。

庫車子羔皮是著名的特產，每年內運的數量很可觀，過去且爲出口上品，歐洲人用作婦女的大裘是很名貴的。現在這一出產統歸土產公司收購發賣，在市上不容易找到，可是土產公司却沒有上品，且尺碼短小，這是政府統制專賣常有的情形，如果不加改善，聽人說在市上黑市買可以買到好的，因爲土產公司大批做成筒子，不加精選，而且濼來雜皮，偷工減料，所以不會有上品貨，但是市上我們買不到，庫車土產公司經理允許在我們兩疆回來時給我們選兩件好的，可是回來時特選的還更不如原先看過的。據說貨的人說，好的子羔，捲小毛密，看不見板子，毛面有光澤，越摩擦越亮，毛根發紫色。這種貨色我在一個朋友那裏看到過。其實，子羔不必一定庫車出的好，新疆出子羔的地方很多，所差的是別地的鎗製工作沒有庫車好，故庫車子羔因以出名。

庫車的剪刀很出品，但是我不感興趣，正好到杭州西湖去買張小泉的剪刀一樣的不感興趣。可是一種維吾爾人用的小刀，却十分有趣，維吾爾人都佩着一把小刀，刀身約六七吋長，刀尖翹起，刀柄裝飾着彩色的圖案，十分美觀，這種刀多半用在吃羊肉的時候。我們每人都選買幾把，范迪吾買了一把大的，我問他有什麼用，他說到路上殺瓜吃，後來一路上這把大刀的用處真不少。

## 二十四 阿克蘇到喀什

在快到阿克蘇之前，遠遠望見一片淡黃色的建築物，裸露的，沒有樹，沒有人，只一種穹頂的或平頂的建築物，襯托在碧澄的青空前面。可是當走進這地方，你才恍然大悟裏不是入住的阿克蘇，而是鬼住的阿克蘇，這是阿克蘇維吾爾人的墓地。穿過這墓場，地勢下傾，好一塊好像被古代的洪水所沖刷的崖壁之下，阿克蘇忽忽地躺著在那裏。

阿克蘇是日水的意思，這地原先可飽是一條大河的河床，土地低窪肥沃，氣候正常，所以出產有名的大米。

我們住在阿克蘇建設局的菓園子裏，是一個十分舒適的所在。那時阿克蘇的蔣專員正到烏什吐魯番國境上去解決某項糾紛去新。等我們從喀什回來時遇到他，蔣專員是新疆省廳專員中年齡最高的一位，誠懇謙和，他送給我一張在烏什吐魯番照的照片。據說焉什魯番那邊風景優美，是通蘇聯近東國界的邊城，過去也是一個國際商業的進出口現狀已經停頓，我們希望能設法重新開放，並且更加強和改善那貿易關係。

我們對於其車胎已經沒有把握再向前進了。六只胎之外還有八個備胎，現在只有四個可以勉強用了，這不能不使人焦急，因為在阿克蘇是不可能找到好輪胎的。於是懷特出了個主意，他打聽得蘇聯貿易公司有一輛卡車從喀什開往迪化，也正經過阿克蘇，懷特準備去向他借車用備兩付胎，等到喀什後還給駐在喀什的蘇聯人。這是一個好計劃，



而且這個計劃一試就成功了。

從阿克蘇到喀什沒有正確的里程表，有的說四百公里有的說五百公里，總之，好汽車大漏夜開，要兩夜一天，中途沒有宿站，也沒有其站，一片戈壁，公里沿着天山山脚築成，有時山水暴發，公路上雖每隔一公里或半公里有水道和引水溝，但是大水一發，沿路沒有人烟，養路不易，所以水道多被冲壞，而每半里一個凹下的水道，車行時偶不留意便要震跳起來，我們遇到好多回，大油筒飛了出來，幸虧人都很安全，一次范迪害德車上跌下來，他人特別高大，所以未受傷。

路上有時有木杆的里程碑，有時又不見了，走了兩天兩夜，我們儲備的水也完了，（喀什色的污水在那時候也是很好飲料啊。）瓜也吃完，生雞蛋也吃完了。（生雞蛋可以止渴，又可以充飢。）其他的乾糧倒還不少，第二天的夜晚，我們本想一鼓作氣開到喀什，但是看看汽車上的路碼表，知道我們已經走了四百公里左右，如果有五百公里的話，至少還有七八十公里要走，時已深夜，我們輪流在汽車的中間躺着，可是車子顛得兇，無法睡，所以就停下來不趕了。可是第三天清早一起身看見不遠的前面有樹林，有溪流，大家十分高興，準備去先洗把臉，最好能買到瓜，吃一頓早餐後再往喀什進發，忽然來了一輛卡車，原來是英國領事館的車，喀什的英領事親自印度來的駐迪化英國總領事到迪化去，（新疆英國領事不經重慶赴疆，都是從印度西北越帕米爾高起早經蒲里

畢到喀什。據他們告訴我們，喀什已到，僅三十里遠。他們假日常來此間村落打獵，於是我們更加高興，原來從阿克蘇到喀什四百五十公里是比較正確的。

越過戈壁，地勢漸下，喀什在望了，新疆的許多沙漠沃洲，都是成長在大戈壁中間的一塊較低窪的盆地。

## 二十五、香妃故里

喀什是香妃的故里，原名喀什噶爾，即古疏勒國，現疏勒疏附兩縣所在地。在新疆一般人都稱喀什，比較通俗。我們先經疏附到疏勒，疏附是新城，城小，人口亦少。我們住在行政專員公署，懷特和范迪吾住在英領館內，英領館是喀什最美麗的建築，其建築行政專員公署的建築也不壞，只是人家會整飾，而且時時修葺，有審美眼光。而我儕輩有注意這些起居上的小節，我們古人所富有的那種優美的生活情操，現在都不知拋到什麼地方去了。

喀什街市中心的大禮拜寺，為全新疆之冠。回教教民信仰虔誠，每天早午晚後齋禱三次，不一定在禮拜寺，隨時隨地都可舉行，而向牆壁，或早晨對日出的方向，傍晚對日落的方向。婦女不能進寺祈禱在家庭裏個別禮拜。

我們首先去訪問香妃墓，那是著名的回教建築，在定形的墓廳中，排列着大大小小

的坟墓，這是香妃全族的坟墓，究竟那一個是香妃本人的墓道？實在無人能肯定的證明，因為沒有一點標記，香妃墓的阿訇說那右角的小墓是香妃的，但是又有人說是沖閩那較大的。在墓廳中有一乘靈輦，中隔爲二，可睡兩人，據說是香妃和他的哥哥兩個人的屍身一起從北京抬回喀什的。那輦上有蘆蓆，到可證明那是來自「口裏」的東西。

香妃誕日，香妃墓會有一個星期的熱鬧，婦女們都來禮拜，祈禱和申訴疑難的怨懣和希求。於是這一個星期中間開香妃「巴達」——市集。

我們很不湊巧，在喀什的四五天中，正逢回教肉孜節封齋日，在封齋日中不能嘗着出太陽的時候吃東西，只有在太陽未出前的清晨，和日落後的夜晚，才能吃東西，因此市上冷寂，行人也較少。可是到了夜裏，有些市集上便熱鬧起來了。有一次我們經過某一個地方的時候，正是回教齋滿開放的日子，市集上人頭擁擠，賣小帽子的，賣刀子的，賣綢賣布的，賣烤羊肉的，唱的，打鼓吹喇叭的，熱鬧非凡，要接連好多日子。

回教，是一種非常嚴厲的宗教，可是回教人民却過着非常快樂的生活。

我們在喀什住了四五天，本來還想前進到和闐，可是所帶汽油已經怕不夠使用了。何況輪胎還有問題，幸好喀什的龔不專員和薛公安局長替我們借了兩付輪胎，懷特把南棗蘇聯再給運了，同時，聽說從印度經浦里來交通考察團和從迪化來的西北建設考察團

都將來，我們怕翼專員和王局長太忙，所以便匆匆離開喀什回迪化了。在離喀什的當天午夜，我們在途中看見兩北建設考察團的人們都睡在戈壁灘上，第二天清晨，又遇到他們的另一輛子拋錨在途中。顧耕衡先生下車來問我們喀什還有多遠？我告訴他如果車子不拋錨明天準可以到達。真的，在迪化伊犁的途中，車子拋錨對於我倒是一件有趣的事，可是這兒却真有點令人煩惱啊。

## 二十六、漫談維吾爾美術

吾爾人有美術天才，尤其對於音樂歌舞，他們和妣便沒機會得到美術教養，但幾乎人人會唱歌彈琴和跳舞，關於跳舞方面我在前面「晚會」一節裏已經講過。現在談談維吾爾人在音樂和工藝美術應用的事。他們沒有記譜的方法，但他們都能拉拉彈彈和唱唱，雖然調子總差不多，可是他們在這方面總顯得十分聰明。他們用的樂器也很多。歌的有克耐烏（長喇叭）和蘇邦（短喇叭）打的有效巴克（大鼓）和那會拉（小鼓）打甫（手鼓）絃樂器有杜塔，彈伯蒲（與杜塔相仿但用鋼絃）三絃子這三種樂器是彈的。另外像西洋的曼陀琳可是柄很長，像我們三的弦且很長。拉絃樂器有何他和熱瓦甫等。另外有節拍棒等等打擊的小樂器。其他，最通行的是銅絲洋琴，在喀什維又會有七個樂隊，同時用三十幾種銅絲演奏。還有樊噶玲，可是他們的拉法却很隨便。沒有肯定的規

舞，隨便攔在肩上，或立在膝上都可以在拉起來，起初看起來是很滑稽的。

維吾爾人的繪畫來源於阿拉伯美術，我們要從和闐羊毛毯上的圖案，禮拜寺，陵墓建築和牠們的壁飾上去找，寺院陵墓建築喜歡穹頂，有單純崇高的意味，壁飾却瑣碎，整齊，對稱，和闐羊毛毯和絲毯上的天方圖案也有同樣的趣味。可惜現在和闐出的毯子已經找不到這種天方圖案了，即使有也十分草率，並且充斥了一些從「北京」來的低紙隨時的圖案。也許一種新的藝術會代替了它，描寫農村生活的帶有宣傳意味的東西，如鼓吹生產一類的畫面，被織在和闐的羊毛掛毯上。

維吾爾人的小刀刀柄上裝飾和小帽口的刺繡圖案，我覺得是維吾爾人的民間美術，那瑣碎的彩色的堆積，在複雜中追求整齊均衡的趣味，是維吾爾人美術的特徵，這種特徵也表現在他們的音樂中。

可是，他們雖有美術的天才，但缺少美術的教養，同時他們沒有歷史觀念，從阿拉伯祖先傳下的一點遺產，已經逐漸消失，而新來的東西却沒有引導向上的力量，現在維吾爾人美術的靈魂在深河上迷了路在瞎摸亂竄，不管是音樂，跳舞，繪畫和工藝美術，維吾爾人都有一種優越的天才，可是這天才得不到培養。

新  
舊  
內  
幕

凡  
四

R3961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

初版發行

實價國幣

(外埠酌加郵運費)

元

# 新 疆 內 幕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著 者 徐 蘇 靈

發 行人 陳 鴻 謀

經 售 處 全國各大書店

總 發 行 所

亞 洲 圖 書 社

渝新生市場五十八號

812

著者：徐 蘇 靈

幀裝：蔡 正 倫



30,61  
18

128